

# 行动中的伊斯兰教育

优素福 克尔塔威博士 著

西安伊斯兰中心编辑制作

# 行动中的伊斯兰教育

优素福·格尔达威 著



# 译者绪言

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中，伊斯兰意识的回归已是不容忽视的现象。但与此同时，一些觉醒的青年中，畸形的思想轨迹也呈明显的态势。于是，这种“回归”使人喜忧参半。那是经过难言的阵痛后，“回归”这一新生的婴儿所表现出的一种浮躁与激动——她毕竟肩负了与自己容量尚格格不入的使命。

高压输出的唯物思想、吞噬良知与信仰的物欲价值，迫使我们的健儿中出现极端苏菲：轻蔑理性与科学，醉心直觉入神与牺牲之美。内部的因袭保守、思想僵化，与西方解放理性、倡导科学之间的强烈反差，又促使我们的一些探索者倒向理性主义和唯理论。

极端产生极端，几乎是人类思想史上屡见不鲜的事实。问题是，在呈现“宗教真空”、各种文化即将角逐的社会上，这种“盲人摸象”式的理解，毕竟无力向国人提供作为整体的伊斯兰。改奉伊斯兰的奥地利政治家、作家奥波德·韦斯(改名穆罕默德·阿萨德)说：“我认为，伊斯兰是一座建筑完美的大厦：它的各个部分彼此维系、协调一致，既没有多余的，又没有匮乏的。它是一个均衡、稳固的整体。”

是的，伊斯兰是灵魂与肉体、情感与理性、理想与现实、精神与物质、今世与后世的结合。它不容人为的肢解。如果我们需要苏菲超越物欲的情操、直觉认主的境界，我们不一定因此就否定理性探索、科学研究的价值。

如果我们需要开拓理性、发掘伊斯兰的现实意义，我们不一定因此要反对理性主义无法替代的苏菲精神。——于是，全面、准确地理解并实践伊斯兰，成为这部小著的主题之一。

本书作者优素福·克尔塔咸博士，是当代埃及知名伊斯兰学者，现任卡塔尔大学法律系主任。著作甚丰，主要有《信仰与生活》、《天课制度》(两卷)、《合法与非法》(有中译本)、《伊斯兰基本特色》等。以持论公允见称。本书是作者系列思想教育论著之一，对复兴中的穆斯林智力建设具有一定影响。本书虽名为《伊斯兰教育》，但它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读本；它提供的不仅是对伊斯兰的正确理解与实践，而且是穆斯林的方法论：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培养畏主守法、理实交融的修士和战士呢，还是培养离不开“研究”的所谓“哲学家”呢？

对于内部多渠道的探索途径与意识走向，我们是站在一个极端反对另一个极端呢，还是以伊斯兰博大精神兼收并蓄，协调并进呢？——相信本书能给予你较圆满的回答。

应当说明的是，面对这一重大课题，六万字的这本小著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我想读者也不至于如此苛求。它只是一个轮廓，一种框架，如何充分理解与行动，在于你、我、他——本书的读者了。利用暑假一月译毕的这个译本，囿于译者的水平，错误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愿主赐我们有益的知识，宽宏的给养，清廉的工作，健康的身体。(阿敏)  
一九九五年九月二日

# 序

你是否看到，大地原是荒凉的，当安拉给它降下雨水的时候，它开始萌动，膨胀，死后复活，生出各种美丽的植物？

在穆斯林兄弟会诞生之前，伊历十四世纪中期的伊斯兰伍麦的情形正是如此——作为伊斯兰统一标志的哈里发制度被瓦解，伊斯兰国家在英、法等殖民主义铁蹄下分崩离析，甚至人口只有几百万的荷兰，却统治着近一亿人口的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法被取消，古兰被遗弃，人为法律、西方传统、外来价值观念支配着穆斯林的生活，特别是左右着他们中的知识阶层……于是，产生了一大批挂着伊斯兰名号、装着欧洲思想的人。穆斯林衰落时期遗留的腐败，加之殖民者所引进的腐败，使穆斯林的境况雪上加霜，空前悲惨。

然而，安拉曾许诺保护古兰，使伊斯兰永存并战胜万教，所以，安拉要为这个宗教产生出新一代青年战士，给僵化的伊斯兰伍麦注入新的生命和活力，于是，穆斯林兄弟会运动蓬勃而起，哈桑·班那——这一伟大运动的发起人应运而生。五十年来，这个运动在伊斯兰世界各个领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写这本书的目的，并非为兄弟会运动立传，也不是描写这一运动对埃及社会以及整个伊斯兰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这远非一个人的能力所及，而是兄弟会团体的职责。诚然，兄弟会在各个时代所遭打击和迫害使之有部分理由放弃这一撰写工作。

在这里，我只涉及这一伟大运动的一个方面——教育，即兄弟会从伊斯兰中理解并实践的教育方针。我并不想面面俱到地探讨这一领域，而是举其概要，提纲挈领，旨在阐明兄弟会的教育思想，以及他们为把这一思想化为活生生的现实所付出的努力。

毋庸置疑，兄弟会运动成功地体现了真正的伊斯兰教育模式。它的最重要的成果是铸造了新一代穆斯林：他们正确理解伊斯兰，坚定信奉伊斯兰，并能使自身和家庭伊斯兰化，他们为伊斯兰的发扬光大，为伊斯兰生活制度的贯彻落实，为伊斯兰伍麦的团结统一战斗不息……这一运动成功的秘诀有以下几点：

(一)坚信教育是改革社会、铸造人材、实现理想的唯一途径。伊玛目哈桑·班那认为，教育事业任重道远，艰难坎坷，只有少数具坚强意志的人才能胜任。然而，班那也非常清楚，教育是实现目标的无可代替的媒介，正是通过教育途径，穆圣铸造了第一代畏主守法的精英，后来，那一代精英又肩负了教育人民、导人正义的使命。

(二)卓有成效的教育方针。它目标明确，步骤鲜明，来源清晰，体系完整，形式多样，建立在毫不含糊的源自伊斯兰的方法论和价值观之上。

(三)由组织所体现的积极向上的集体主义氛围。这一氛围通过启发诱导、以身作则、情感交流、共同参与等途径，使每个穆斯林兄弟的生活伊斯兰化。俗话说，孤掌难鸣，人多势众。何况集体是向善和服从的有机力量，是避免犯罪的盾牌。“安拉同大众在一起；狼吃的

只是失群的羊”。

(四)集教育家和领袖于一身的卓越领导人。安拉赐予他非凡的信念和思想，凡是与他接触的人无不受其感染和影响。他仿佛是不断供给他人电源的发电机。发自肺腑的语言方能深入人心，而心不在焉的话语只能成为人们的耳边风；具有活的心灵的人，才能感化共听众和追随者，而麻木不仁者，绝不会复活他人的心灵。己所不具，何以予人？现实中的英雄岂能与舞台上的演员同日而语？

(五)一批忠诚而强有力的教育家。他们对自己领袖的教育方针深信不疑，他们紧随领袖的后尘，去影响和铸造他们的学生，然后，他们的学生又成为后来者的导师……这里所说的“教育家”并非指高等教育学院的毕业生，或硕士生、博士学位的获得者，而是指这样一些人：他们具有高尚的信仰，强悍的灵魂，不屈的意志，深沉的情感，感人的魅力……或许他们中有人是工程师，有人是普通职员，有人是商人，有人是工人，等等，总之，是一些与教育学无缘的人。

(六)形式多样、富于弹性的教育媒介。这些媒介有些是个人性的，有些是集体性的，有些是理论性的，有些是实践性的，有些是理性的，有些是情感的，有些是正面的，有些是反面的……从学习小组到讲演、讲座、座谈会、个别谈心，从脍炙人口的格言到震撼人心的口号、优美动人的歌曲。在家里举行周期性小组会面，进行古兰诵读、学术交流、集体拜功、兄弟互识等活动，每个小组称为“家庭”，表达同家庭儿女之间的骨肉亲爱关系。还有其他一些在兄弟会各分部举行的聚会，旨在更新思想、增强信仰，这种晚间的聚会，称之为“分遣队”，以示吉哈德之意。还有其它许许多多教育方法和途径，意在铸造不折不扣的穆斯林。每一种教育，取决于教育目的。甚至动物的饲养也不例外。比如，奶牛的饲养方法不同于肉牛，这两者的饲养方法又有别于耕牛。

人与教育的关系也是这样。存在主义者的教育不同于共产主义者，这两者又不同于资产阶级分子或资本家的教育，这一切又与穆斯林的教育截然不同。同时，因袭盲从的穆斯林的教育不同于积极进取的穆斯林的教育；由古兰支配的社会中的穆斯林教育，有别于蒙昧主义与伊斯兰角逐的社会中的穆斯林教育……是的，有一些穆斯林，他们仅仅满足于伊斯兰中的礼拜、斋戒、赞词和祷文，当有人在他们面前提到伊斯兰和穆斯林的现状时，他们除了念“依托词”和“回归词”外，别无表示；而另一些穆斯林，他们为伊斯兰的事业而热血沸腾，为穆斯林的现状而痛心疾首，他们进而把那种热血和忧患化为活生生的动力，去工作，去拼搏……这两种穆斯林的教育怎能相提并论呢？

这便是名副其实的穆斯林——他并不屈服于现实，而是奉安拉之命改变现实；他并不以前定为借口，而是坚信自己是安拉无可阻挡的前定规律中的主动因素，他所肩负的，是建立一种使命，铸造一种“伍麦”，复兴一种文明。这种使命，“纵贯古今，广及全球，包罗两世：”这种伍麦，享有最好的天经，拥有最伟大的先知，被作为世人最优秀的共同体，成为中正不偏的伍麦，并被赋予教导世人、见证世人的殊荣；这种文明，集天启性、人性、世界性、道德性于一体，使科学与信仰协调并进，物质与精神并驾齐驱，今世和后世高度融合。它保护人类的特性，捍卫人类的尊严……培育这种模式的穆斯林，是兄弟会运动的首要使命。这是建设自身、改革社会的起点，是重建伊斯兰社会的必由之路。

根据兄弟会的理解与实践，伊斯兰教育具有一些无与伦比的特点，主要有：灵魂陶冶、无所不及、不偏不倚、积极进取、兄弟情义与集体精神、自成体系等。我们将根据本书的篇

幅，分别探讨这些特点。

愿安拉使我们成功!优素福·克尔塔威博士

## 兄弟情义与集体精神

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所受基本教育的内容之一是兄弟情义、为主互爱。这是不足为奇的，兄弟会的名称“穆斯林兄弟”本身具有这一含义。伊玛目班那把“兄弟情义”作为十项盟约之一，把它解释为：以信仰维系人们的心灵和灵魂；信仰是最坚固、最高上的纽带。兄弟情和正信是孪生姊妹，而分裂和不信(库夫尔)是孪生兄弟；力量的最低形式是团结，没有爱就没有团结；爱的最低形式是襟怀坦白，最高形式是利他主义：“能戒除自身的贪吝者，确是成功的。”(古兰：六四：16)真诚的兄弟把自己的兄弟们看得比自己更重要，因为没有兄弟们，一个兄弟就会孤立无援；而如果没有他，兄弟们仍会继续向前。狼吃的只是离群的羊。“男信士和女信士互为保护者。”有一次，我听哈桑·班那说：“我们的宣传事业建立在三大基础上：精确的理解；坚定的信念；不渝的博爱。”

在兄弟会总部每周一次的“周二谈话”上，哈桑·班那总是以鼓励性的话语开头，引证古兰圣训以及先贤事迹，强化兄弟会成员之间的互爱关系，称之为“周二情感。”兄弟会之间的坚固友情是人所共知的。他们是圣训的活生生写照：“信士和信士，犹如彼此维系的建筑。”他们互爱互冷，象一个家庭的成员，甚而象一个身体的肢体。

一个新闻记者曾注意到兄弟会空前的团结精神，于是留下那句著名的话：“他们是这样一个团体：当他们中的一个人在亚历山大打个喷嚏，那么，他们中有人马上会在阿斯旺说：愿主怜悯你!”穆斯林兄弟会的教育，消除了人们之间许多人造的障碍，消除了民族的、国家的、语言的、肤色的或阶级的区分，而统统以伊斯兰为依归。他们以盖斯和台米姆自鸣得意，而伊斯兰是我唯一的先祖。

在兄弟会活动中心，你可以看到工程师、工人、医生、农民、教师、本国人、外籍人、老人、青年……各行各业，各种年龄，应有尽有。你会在他们中间看到当年圣门弟子之间的那种兄弟情义。尽管他们籍贯不同、肤色不同、出身不同，可他们联为统一的组织。安拉说：“信士们只是弟兄。”(古兰四九：10)兄弟会在开罗的总部，犹如一个世界性汇聚点，融合一切国别和族别，而只留下坚固的台格瓦(敬畏)的纽带、伊斯兰的纽带。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阿拉伯人和外籍人，非洲人和非洲人，叙利亚人和摩洛哥人，白人



和黑人，黄种人和红种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操着不同的语音，或许他们中有些人的国家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对立，但他们在兄弟会总部——伊斯兰统一的大家庭里，是同胞兄弟。他们中许多人，原籍是阿富汗或伊拉克，或印度，等等，但他们却融入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之中，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在这些外籍兄弟中，我还记得阿布杜拉.阿基尔；哈伦.穆贾迪迪；穆罕默德.穆斯塔发.阿作米。其中后两者在 1654 年曾同他们的埃及兄弟们一起入了军事监狱，尝受了同样的刑罚。他们的籍别在纳赛尔主义的血腥政策面前是无济于事的。著名伊斯兰宣教家穆斯塔发.西巴依博士(愿主怜悯之)曾告诉我：他去欧洲医治晚年所患麻痹病，几乎每次在一个国家的机场下飞机时，就看到不同国籍的青年们等候在那里，他们为他提供他所需要的一切，甚至超乎他的需要。博士热泪盈眶地对我说：“以主起誓，我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人，他们中谁也没见过我，可信仰的关系、事业的纽带使我觉得他们与我是忘年之交。”

毫无疑问，为主互爱，团结在安拉的宗教周围，是安拉赐予仆民的信仰的最大恩惠之一，是信仰的果实之一。安拉对美地纳的信士们说：“你们当铭记安拉所赐你们的恩典，当时，你们原是仇敌，而安拉联合你们的心，你们借他的恩典才变成弟兄。”(古兰三：103) 安拉向他的使者昭示恩典时说：“他将以他的援助和信士们辅助你。他曾联合信士们的心；假若你费尽大地上所有的财富，你仍不能联合他们的心；但安拉已联合他们了。他确是万能的，确是至睿的。”(古兰八：62—63)

生活中确实出现过许多具有友情和友爱的个人和团体，但他们都是为了今世的利益，所以只能昙花一现；集结他们的只是感官欲望和物质享乐，当他们满足了’自己的欲望，或实现了自己的利益，或大失望的时候，他们的阵营就会土崩瓦解，他们的友谊就会为敌视和对立所代替。而为主而爱的精神却是永恒的。因此，有人道：为安拉的事是长久的，为安拉以外的事是短暂的。这种兄弟情义最强烈地体现在充满考验的患难岁月中。厄难是鉴别忠诚的朋友和圆滑的骗子的最好时机。诗人道：愿主赐福于灾难，它使我认清了敌人和朋友。据传，伊玛目阿里(愿主喜之)说：朝三暮四的友情毫无价值，随风飘荡的情谊不会久留。你不需要财产时有人自诩慷慨，你一贫如洗时他一毛不拔。闲散时兄弟众多，遭难时却寥寥无几。

兄弟会所遭受的接连不断的厄难，显示了那种甲见的团结友爱和兄弟情义。多少男子被皮鞭抽打，以至皮鞭饱饮鲜血，鲜血顺鞭滴滴不止。而他们却一言不发，不愿说出自己弟兄的下落。他们中有人因不愿使自己的兄弟受苦而守口如瓶，以至受刑致死。多少青年使自己承受难以言传的刑罚，而把安逸留给其他弟兄——他们知道那些弟兄家眷更多或自身耐力更少。多少在狱外安然无恙的青年，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但他们的弟兄入狱后，他们不愿只图个人安全而不顾遇难兄弟们的家属。他们自动组成一个网罗，把募捐征集起来，定期发送给那些已无依无靠的家眷们。因这些救援行动，那些本来很安全的兄弟们被盯梢跟踪，乃至入狱、受刑，被判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这些兄弟的被捕，并没有阻止后来者的救援行动。在兄弟会看来，不顾自己遭难兄弟的家眷是不可思议的事。个人的安危先搁一边吧！监狱生活中兄弟会表现的互助互爱、无私奉献的风格，是不胜枚举的。当部分被捕的兄弟得到一些食物和衣物时，就把它分发给自己周围的战友，自己或许留下一点，或许什么也不留。

只有了解非兄弟会的人在狱中的生活，才会认识到这种崇高的兄弟情义的价值。记得

1949年我们在海克斯屯监狱的岁月里，一伙共产主义者被监禁在和我们相邻的牢房里。他们常常为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发生争吵，每个人只为自己着想，得到任何东西只归自己。他们甚至用尺子划分自己住的那间牢房，每个人只打扫自己的“领地”，既不增也不减，与此同时，他们之间的争吵却永无休止。

## 不偏不倚

哈桑·班那倡导并教授兄弟会成员的伊斯兰教育，有另一特色，即不偏不倚，或曰平衡与中和。如果说，穆斯林在各宗教之间是中和的，正统派在各信仰派别之间是中和的，那么，兄弟会在各伊斯兰组织之间也是中和的。

兄弟会平衡地看待理性与感情、物质与精神、理论与实践、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使协商与服从、权利与义务、新与旧趋于平衡。兄弟会得益于一切伊斯兰文化遗产：他们吸取了法律学家(伍来玛·沙里亚)对经典明文及法律律例的重视；吸取了认主学家(伍来玛·凯俩目)对理性证据的重视及对诤难的反驳；吸取了苏菲学家(伍来玛·荅萨伍夫)精神薰陶心灵修养的优势，同时使苏菲文化遗产摆脱后来者所附加的种种异端邪说，使之回到古兰、圣训的纯洁源泉。

哈桑·班那没有象部分人一样把法学遗产(非格亥)一概拒之门外，也没有象另一些人那样全盘接受。他既没有定遵从学派(麦兹海布)为当然，也没有禁止一切人遵从学派。他允许部分人遵从学派，但须有一定的前提和条件。他在《二十原则》的第七项原则中说：“没有到达考察细节律例证据水平的任何穆斯林，可跟随一个伊玛目。与此同时，他应当竭力认知该伊玛目的证据，接受一切真诚无欺、证据确凿的指导。如果他是学者，应尽力弥补自己知识上的不足，争取达到考察证据的水平。”即有能力取舍、创制，即使局部也罢。

这并不是说，一个伊玛目所说的话都是真理，而是说，伊玛目是在努力追求真理，如果他对了，有两个报酬，如果错了，则有一个报酬。如果一个伊玛目明明错了，我们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利去跟随他。因此，哈桑·班那在第六项原则中明确指出：“除穆圣外，任何人的话可以采纳，也可以放弃：来自前辈的任何话如果符合古兰、圣训，我们就接受，否则，古兰、圣训更值得跟随。然而，关于不同见解的律例中，我们不中伤任何个人，我们把他们交付于他们自己的举意：他们完成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使命。”

这便是中正不偏的态度，是许多人所望尘莫及的风格。这也是一代大师伊本·泰米叶在其名著《勿指责伊玛目》中的态度。伊斯兰运动领导人并没有停留在这个水平上，而是明确宣布：任何打上时代和环境烙印的观点和知识都不是我们必须跟随的。我们是伊历十五世

纪的伊斯兰宣教者，我们有和前人一样探索、演绎的自由。当然，我们不轻视有时代局限性的那些观点，我们要研究并吸取它。那些观点和知识不失为一代宗巨大文化遗产。

在《第五届大会报告》中班那指出：“穆斯林兄弟会认为，伊斯兰教义的基础和源泉是古兰和圣训，如果伊斯兰伍麦坚守它，就永不会迷路。有许多关于伊斯兰的个人观点和知识，都打有时代的烙印，因此，应当曲第一源泉——古兰和圣训——吸取伊斯兰的制度，从而让伍麦遵循这一制度；我们要象萨哈白(圣门弟子)以及跟随他们的伊斯兰前辈那样理解伊斯兰。我们坚守这一天启制约。我们不应让安拉所没有责成我们的东西去限制自己。我们不必让我们的时代恪守与我们时代格格不入的有时代局限性的个人观点。因为伊斯兰是全人类的宗教。”

这是真正的维新精神。这是中和的维新，而不是极端的维新。这是哈桑·班那对非格亥(法学)问题、创制与因袭问题、学派论与无学派论问题的态度。它不偏不倚、中和平衡，既不过激又不怠慢。

班那对信仰及其有关分歧问题、对部分明文的理解及各派别不同认识所持立场也莫不如是。班那坚持正统派(艾海勒·逊奈外勒者马尔)的信仰，在理解有关安拉属性的古兰经文和圣训时，遵循前辈的方针。他竭力实践讨希德(认一论)，反对任何形式的什勒克(举伴主)，反对各种各样的拜物现象和新生异端。这些现象已进入许多穆斯林的生活，破坏了他们的信仰、功课、思想和行为。如有什勒克性质的探坟形式，什勒克性质的向卧力求助，求教于巫师及占卜者并确信他们，等等。

但是，他在抨击这些什勒克和异端之前，首先预备好使人心安理得的有关前提和氛围，用柔和而富于智慧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反对立场。他的方式方法把真理的苦辣和美好劝导的甘甜融合在一起。他在《二十原则》中说：“热爱廉洁者，尊重并赞美廉洁者，是接近安拉的一种善功。安拉的盟友廉洁者，是古兰中提到的：‘他们就是信道而敬畏的人’。”(古兰一0：63)

“法定条件下的克拉麦提(异迹)是廉洁者可以有的，但我们应坚信：廉洁者(愿主喜之)在生前和死后都不能掌握自身的祸福，更不能把祸福加于别人。”“按照法定方式探坟是圣行(逊奈)，但是，向死者求援和祷告，要求死者解决困难，向死者许愿，修建坟墓，向坟墓盖帷帐，照明坟墓，抚摸坟墓，以安拉之外的事物起誓等等，都属异端和大罪，理应与之斗争。我们不可为这些行为辩解，以防微杜渐。”

哈桑·班那就是这样，首先阐明真理，然后揭示虚伪，首先指出善行，然后禁止作恶，通过这种方式去软化一味作恶的心灵，以成功的宣教者、明智的教育家的情操去唤醒人们的良知，而不使反对者群起而攻之。对“安拉德性”问题及围绕这一问题在学者中注解者与不注解者间发生的争执，班那以同样的态度视之。他远离这种分歧，回避对安拉德性勉强作解，或否认原义。他在第十项原则中说：

“认知安拉，认安拉独一，认安拉超绝，是伊斯兰信仰的峰巅；有关安拉德性的古兰经文和圣训，以及有关隐晦的问题，我们照原义加以信奉，即不作解，也不否定；我们不涉足学者之间就这些问题产生的分歧，我们只遵从安拉使者及圣门弟子的主张：‘精通学问的人说：我们已确信它，明确的和隐微的，都是采自我们主的。’”(古兰三：七)哈桑·班那以同

样态度去看待苏菲主义。他既没有完全接受它，也没有断然拒绝它，而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苏菲的内容并不都是错的，也不都是对的；并非每个苏菲都是创异端者，也不是每个苏菲都是遵圣行者。因此，必须筛选鉴别，吸取苏菲的有益成份。苏菲的某些热忱和感染力是其他人所没有的；他们的语言所具有的魅力也是他人无法媲美的。班那在《宣教者的足迹》中明确阐明了自己对苏菲的观点。

哈桑·班那起初与一个苏菲路道保持密切的关系，但他却没有被它完全支配，而是取其优点，弃其缺陷。他在谈到自己和他的朋友苏克尔时说：我们当时一心一意沉湎于拜主、记主、苏菲修行，但我们却是思想自由的苏菲信徒。班那当时跟随的苏菲路道是苏菲中最远离异端的，班那也十分钦佩自己的导师(谢赫)命人行善、止人作恶、跟随圣行、反对异端的作风，但他没有陶醉在有关这位谢赫的克拉麦提(异迹)及奇异功能之中；他认为谢赫引入向善、传播真理的行动要大大超越于克拉麦提本身。

对于苏菲中的一些异端，如非法的游坟形式、向坟墓沾吉、挂护身符等，班那采取不妥协的态度。他在《二十原则》中明确向这些弊端宣战，认其为大罪，号召与之斗争，以防止此类异端蔓延。然而，他在谈到遏止弊端时指出：“安拉的宗教中毫无依据、人们凭私欲炮制的任何弊端，无论是附加给安拉宗教的还是从中减去的，都是迷误，理应与之斗争并消灭之，但须用最好的方式，以免导致比弊端更严重的后果。”

这是真正的非格亥(理解)，当制止异端造成比异端本身更大的危害时，对异端保持沉默即成为当然(瓦旨布)。这是古兰、圣训中的著名原则之一。因此，根据圣妻阿绮舍所传圣训，班那在斋月中礼八拜太尔威哈(休息拜)，但他没有反对礼二十拜的人。因为两种礼法各有各的证据。细节问题中的分歧将一直存在，班那在许多文章中说明了这些分歧的原因。

有一次，班那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穆斯林在太尔威哈是八拜还是二十拜的问题中矛盾异常尖锐，几乎达到相互厮杀的地步。当时两派穆斯林就这个问题一起去请教哈桑·班那。班那没有马上回答他们，而是问他们：太尔威哈拜是圣行还是主命？两派穆斯林都答：是圣行。班那问：穆斯林之间的团结统一是圣行还是主命？两派穆斯林答：当然是主命。班那说：那么，你们怎么可以为了一件圣行而废弃主命呢？与其你们既礼太尔威哈又互相斗殴，不如暂且放弃太尔威哈而保持穆斯林之间的团结友爱呢？哈桑·班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遵奉先贤者的思想与苏菲的心灵融为一体，以此去培养他的跟随者。

在信仰上，班那遵奉先贤的主张，坚信认主独一，反对任何形式的什勒克(举伴主)；在有关安拉属性的古兰经文及圣训中遵循先贤的方法论，在《信仰》一书及《二十原则》中他阐明了这一立场。在功课(依巴代)方面，班那严格跟随先贤，反对一切新生异端。凡是异端都是迷误，凡是迷误都入火狱。

但是，在精神熏陶、道德修养、医治心病、抵制海瓦(私欲)方面，班那是遵奉圣行的苏菲，分别真伪的直觉论者。他从苏菲的经典及苏菲的方法论中吸取能以升华思想、纯洁心灵、密切与安拉的关系、增进兄弟间互爱的有益成份，去建设自身及其跟随者。在这方面，班那的立场很象伊斯兰谢赫伊本泰米叶及其学生伊本戈以慕的立场。后二者在知识和行为中吸取了苏菲的有益思想，并写了这方面的大量著作。伊本泰米叶的三十五卷《法塔瓦(决议)》中，有整整两卷涉及苏菲，一卷题为《台萨伍麦(苏菲)》，一卷题为《苏鲁克(行为修养)》。伊本戈以慕也写了这方面的许多专著，如《病与药》、《两次迁徙之路》、《忍者川资》、《感知主

者必备》，其中的巨著是《修行之道》，是对伊斯兰谢赫伊斯玛尔鲁海尔维的著作《等级》作的注释。伊本戈以慕在该著中与海尔维的一些观点相左。伊本戈以慕说：“伊斯兰谢赫是可爱的，但真理更为可爱。”

伊本泰米叶和伊本戈以慕是认主拜主的大师，他们具有活生生的、与主相连的心灵。伊本戈以慕的传述，其师伊本泰米叶说：“我有一些美好的时光，我在其中对自己说：假如乐园的居民有和我一样的境遇，那他们就太幸福了！”当伊本泰米叶被囚禁后，他的处境并没有削弱他的意志，并没割断他与自己主的联系，他说：

“囚徒是心灵被囚而与主失去联系的人；俘虏是被自己的海瓦(欲望)支配的人。”“我的敌人能对我怎么样呢？如果他们监禁我，那么，监禁对我来说是与主密谈的最好时机；如果他们流放我，那么流放在我看来是漫游安拉的大地；如果他们杀死我，那是我所期待的为主捐躯！”

通过对哈桑·班那生平和思想历程的研究，我觉得，哈桑·班那起初最接近苏菲，后来更接近遵先贤者，但他从没有在两者之间挑起战争。班那善于用苏菲的修身养性去滋润遵先贤者的严格立场，又用遵先贤者的遵行精神去制约苏菲的直觉入神。这是兄弟会成员的普遍素质。中和的社会观根据哈桑·班那的理解与实践，兄弟会教育的中和与平衡也体现于对社会的认识，以及兄弟会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从高境界、全方位去认识社会，不偏不倚，平衡适中。哈桑·班那不是象一些肤浅之士那样，认为这是一个纯粹的伊斯兰社会，穆圣的伍麦尔万事大吉，我们所缺乏的只是“科学”和“文化”，有了“科学”，一切问题似乎会应刃而解。

毫无疑问，穆斯林各国的社会为严重的病态所困扰：信仰的、思想的、道德的、社会的……腐败正在全面侵蚀着穆斯林社会：思想的腐败使人们的信仰和价值观处于迷茫；良心的腐败使人们道德和行为发生危机；法律的腐败使社会制度、司法制度混乱不堪；家庭的腐败使夫妇关系、子女与父母的关系无所适从；社会、政治、经济的腐败使穆斯林国家落后于世界，而他们以前曾是世界的领导人及世界文化的旗手。这一切是信仰、认识、行为各方面偏离伊斯兰的必然结果。假使没有这一蜕变，则穆斯林社会不需要一种新的宣传，去纠正他们对伊斯兰的理解，更新他们对伊斯兰的信仰，敦促他们正确实践伊斯兰。

但是，针对社会中普遍的腐败和弊端，哈桑·班那却从没有主张这是蒙昧的、卡菲尔的社会。哈桑·班那或许用“变态”“作恶”“异端”等字样去抨击穆斯林社会，但他绝不会用“不信主”、“叛教”去描述社会。因为社会上伊斯兰的基本功课仍在立行；伊斯兰部分律例仍得到贯彻；人民群众仍然坚信他们的主、圣和古兰；宗教情感在人们心中仍占有一定地位；伊斯兰依然是人民群众的第一动力。

班那教育自己的跟随者谨防断穆斯林为卡菲尔，而重蹈以前海瓦利及人的覆辙。海瓦利及人曾断其他穆斯林是卡菲尔(逆徒)，主张杀他们及掠他们的财产为合法，甚至海瓦利及人的显著特点是“杀死穆斯林，留下异教徒”！班那反对一些宗教团体互断“卡菲尔”(不信主)、“什勒克”(举伴主)、“叛教”等错误作法。他在《二十原则》第二十项中明确指出：

“凡是确认作证辞、实践作证辞的要求，并履行法定天命者，我们不能因一种主张或一件罪过而断其为卡菲尔。除非他确认库尔夫(不信)的语言，或否定宗教中著名的一个事实，或否认古兰的明确节文，或与阿拉伯语文风格格不入的方式曲解古兰，或干了一件只能解释

为库夫尔的事。” 断许多个人牙口社会为卡菲尔(非穆斯林)是晚近的一些宣教者所树立的思想。无论从宗教、学术和一种运动来说,这都是一种错误。我希望写一专著采阐明这一问题。

在确定兄弟会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兄弟会教育建立在这一平衡的观点上。兄弟会没有象鼓吹“西化”“维新”的人那样,借“发展”“现代化”的名义随波逐流,全然不顾善与恶、合法与非法的界线。

兄弟会也没有采取与社会绝缘的态度,以对待敌人的方式对待社会,或以孤芳自赏的态度漠视社会的一切。兄弟会的教育方针是,关注社会上发生的一切,对社会事态随时作出反应,与社会同呼吸共患难,努力拯救并改造社会。穆斯林兄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犹如肢窍与身体,或砖坯与建筑的关系一样。

穆圣为我们描述迷信士的社会情状时说:“信士与信士,犹如彼此维系的建筑。”“穆斯林之间互爱互怜,犹如一个身体。”

“不关心穆斯林事业的人不是穆斯林。”穆斯林兄弟同样热爱自己的祖国,为解放并振兴祖国而努力,伊玛目班那在《新时期的宣教》一文中说:

“我们是这块尊贵土地上的埃及人。我们出生并生长在这里。埃及是有信仰的国度,她曾光荣地接受了伊斯兰,并在许多历史时期捍卫了伊斯兰,抵制了外来的侵略。埃及虔诚信奉伊斯兰,把自己最崇高的情感奉献给了伊斯兰。埃及的建设只能依赖伊斯兰,埃及的病症也只能由伊斯兰来医治。由于众多的条件,埃及承担了培育伊斯兰思想的重任。那么,我们怎么会不为埃及谋福利呢?我们怎么会不捍卫这片国土呢?怎么可以说,维护埃及就不符合呼吁建立伊斯兰制度的精神呢?”

“我们为忠于这一可爱国度而感到自豪,我们将为埃及的事业始终不渝地奋斗。我们相信,这是系列复兴工程的第一环节,埃及是阿拉伯大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为埃及而工作,意味着我们为阿拉伯、为东方、为伊斯兰而工作。”“这并不妨碍我们珍惜埃及的古老历史及其文化遗产,重视古埃及人杰出的科学文化及艺术成就。作为有自己尊严、荣耀、科学和文化的历史,我们尊重埃及;但是我们坚决反对把古埃及文化遗产作为我们的行动方针,用它去铸造埃及。因为安拉以伊斯兰引导了埃及,使埃及沐浴在伊斯兰的恩泽之中,借伊斯兰给埃及增添了无上的荣耀,借伊斯兰洗刷了埃及历史上多神崇拜的污秽和蒙昧主义的恶习。”

这些语言为我们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哈桑·班那教育的中和特色。这就是班那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及其他哈桑·班那及兄弟会教育中和特色的一个方面,就是对当时中东地区出现的一些思潮和宣传的看法。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阿拉伯主义、东方主义、世界主义等。

哈桑·班那并不绝对否定这些思潮而与之发生直接冲突,也不是完全接受。而是对此进行分类归纳,凡符合伊斯兰思想的都接受,凡违背伊斯兰思想的都抛弃。眷恋国土的爱国主义。

在《我们的宗旨》一文中,班那与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倡导者商榷道:如果民族主义



或爱国主义意味着眷恋国土、怀念家乡，那么，这一方面是人的天性，另一方面是伊斯兰的指示，大贤比俩里为自己的信仰和宗教献出了一切，但他仍然在美地纳怀念着自己的家乡麦加，他在一首充满情感的诗中吟道：但愿我来到瓦迪山谷，去吮吸那野百里香和野蔷薇的芬芳；但愿我漫游于米静奈溪畔，去重温沙麦和图法尔的风光。穆圣听到大贤阿绥尔描述家乡麦加时，不禁流出了怀乡的热泪，他对阿绥尔说：“阿绥尔啊，你让我们的心情发静一些吧。”

自由与尊严的爱国主义 如果爱国主义意味着解放祖国、赶走侵略者，致力祖国独立，把自由与尊严的种子撒播在人民的心中，那么，我们就是爱国主义者。伊斯兰强烈号召这一思想，安拉说：“尊荣只是安拉和使者以及信士们的，而伪信的人们却不知道！”(古兰六三：8)“安拉绝不使逆徒对信士有所企图。”(古兰四：14)”

如果爱国主义意味着加强一个国家人民之间的团结，为人民谋福利，那么，我们也与爱国主义吻合。伊斯兰把这种团结作为天命之一。穆圣说：“你们应成为安拉的仆民、主道的弟兄。”古兰说：“信士们啊！你们不要以不同教的人为心腹，他们不遗余力谋害你们。”(古兰三：118 优胜爱国主义

如果爱国主义意味着征服疆土，领导世界，那么，这是伊斯兰的天命。伊斯兰所昭示征战者的，是最优越的开拓，最祥和的解放。安拉说：“你们当与他们战斗，直至迫害消除，宗教全归安拉。”(古兰：193) 派性爱国主义如果爱国主义意味着把伍麦分化为若干互相对立、彼此中伤的群体，意味着拥立凭私欲(海瓦)制定的人为制度，从而使敌人乘机瓦解穆斯林，破坏他们之间的团结，使他们成为敌人的附庸，那么，这是一种伪爱国主义，它对其倡导者和人民都没有好处。你可以看到，在对国家和人民有好处的一切爱国思想中，我们同爱国主义的倡导者是一致的。

你也看到，那些冗长而丰富的爱国主义理论，只不过是伊斯兰教义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的爱国主义范畴我们与爱国主义鼓吹者的矛盾在于，我们是以信仰确定爱国的范畴，而他们却以种族、地域来确定爱国的范畴。我们认为，每一块有口诵“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的穆斯林居住的土地都是我们的祖国；热爱这一祖国、为捍卫她的尊严和神圣而战斗是我们的义务；这些地域上的所有穆斯林都是我们的公民，我们的兄弟，我们关心他们的疾苦，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然而，纯爱国主义的鼓吹者却不是这样的，他们只关心那一地理概念上的狭隘的国土。这种实际区别体现在，纯爱国主义或许把自己的强大建立在牺牲其他民族利益的基础上，而我们却不希望这样。我们追求的是全体伍麦的强胜，而不是象纯爱国主义鼓吹者那样无视其他穆斯林国家的利益，以至伍麦的力量支离破碎，使伊斯兰的敌人得以各个击破！

我们的祖国目标 其次对纯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者的大部分目标是解放自己的国家；国家独立后他们的主要目标也还是物质方面，如现今欧洲国家所做的一样。而我们认为，每个穆斯林都负有一个责无旁贷的信托和使命，这就是以伊斯兰之光引导世人，让伊斯兰旗帜飘扬在每一片土地上，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穆斯林这样做，既不是为了获得财富、地位和权势，也不是为了奴役一国人民，而是为了寻求安拉的喜悦，以伊斯兰给世界带来幸福。这便是先贤们(赛来夫)征服运动的动机。这一运动速度之迅速，目标之崇高，足史无前列的。

对宣教事业的不同态度 哈桑·班那把人们对宣教事业的不同态度分为四类：

(一)虔敬之士。他遵从宣教事业，叹服兄弟会的原则，从中发现裨益，故深信不疑。这种人，我们召唤他立即加入我们的行列，与我们一起工作，以壮大穆扎希德(战士)的力量，提高宣教者的呼声。不付诸行动的信仰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一种信仰不能促使人去实践，不能为之而献身，那么，这只能是空洞的信仰。

(二)徘徊者。他还未认清我们的真相，从我们’的言辞中尚未发现诚意与益处，故犹疑不定。这种人，班那要求他“就近接触我们，读我们的刊物和书籍，参观我们的集会和各种活动，认识我们的兄弟，那么，如主意欲，他会心安理得的。”

(三)实利主义者。只要有现世利益，他才会助一臂之力；他的行动只以尘世的浮华为依归。这种人，倘若安拉让他敞开心扉，消除他的贪婪，他会明白安拉那里的更好、更恒久的，从而加入安拉的队伍，献出自己拥有的尘世浮华，以获得安拉在后世的回赐。倘若他选择其他道路，那么，这种人没有把自己生命财产、今后两世、生与死的第一权利归于安拉。安拉是无求于他的。

(四)中伤者。对我们满腹狐疑，只用有色眼镜观望我们，只有怀疑者的语言谈论我们。这种人，我们祈求安拉赐我们和他们正路。我们将以博爱为怀，期望他回到我们中来。我们对他的态度是安拉使者的教诲：“主啊！求你饶恕我的民族，因为他们还不认识真理。”

以这种爱的精神，以这种宽大的胸怀和高尚的方式，哈桑·班那去看待他周围社会的人，认清他们对自己事业的态度，同时确定自己对他们的立场。这不啻是中和精神的最高体现。

## 积极进取

兄弟会的伊斯兰教育具有注重信仰建设、灵魂陶冶的特色及无所不及的特色，同样具有另一重要特色，这就是注重建设性和实效性，或曰积极进取。哈桑·班那堪称名副其实，他确是一位建设者，一位实干家，一位现实主义者。而不是幻想家，也不是空谈家。

因此，哈桑·班那把自己以及兄弟会成员的全部潜力转向积极性和建设性，而不是忙于空谈和儿童式的天真游戏，也不是去寻找他人的缺点。最明智的人检查自己的缺点而无暇顾及他人。伊斯兰要穆斯林讲求实干，远离空谈，为行动而说；行动时精益求精，以避免安拉的谴责：“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为什么说你们所不做的事呢？你们说你们所不做的，这在安拉看来，是极可恨的。”(古兰六一：2-3)穆斯林的工作和行为不是无足轻重的，而是安拉那里及人们那里受到器重的：“你说，你们工作吧！安拉及其使者和信士们都要看见你们的工作；你们将被送到全知幽明者那里去，而他要你们的的工作告诉你们。”(古兰九：105)

伊斯兰不愿穆斯林从事与自己无干的事，把时间花在无益的事务、言谈及活动中，也不

愿穆斯林一味地去反驳他人的中伤，因此，安拉在叙述信士的属性时说：“他们是远离谬论的。”(古兰二三：3)“当他们听到恶言的时候，立即退避，他们说：‘我们有我们的行为，你们有你们的行为。祝你们平安!我们不求愚人的友谊。’”(古兰二八：55)在叙述至仁主的仆人时说：“当愚人以恶言伤害他们的时候，他们说：‘祝你们平安’。”(古兰二五：63)“他们不作假见证，他们经过恶言恶行的场合时，自尊地走开。”(古兰二五：72)穆圣说：“抛弃无意义的事，是穆斯林的美德。”圣训学家们把这一圣训作为体现伊斯兰基本的四段圣训之一。

伊斯兰不喜欢穆斯林把自己的思维及口舌用于诽谤人或事物；真正的穆斯林既不是谩骂者，也不是诽谤者。因此，穆圣的一系列圣训都说到：“你们不要诽谤……”如：“你们不要诽谤亡者，他们自受自己行为的结果。”“你们不要骂光阴，安拉就是光阴。”“你们不要骂风，它是受遣的。”“你们不要诅咒热病，它能罚恕罪过。”“你不要骂雄鸡，它唤醒人们礼拜。”等等。更有甚者，尽管恶魔(撒旦)与人为敌，并遭安拉谴怒，得不到安拉的慈悯，但穆圣却也禁止骂它。部分圣门弟子传述：“我跟随穆圣走路，我的驼绊倒了，我说：‘该死的恶魔!’穆圣说对我说：不要说该死的恶魔，它会因此而变得象房屋一样大，并声称‘我战胜了他!’但你应该说奉安拉的名义，那么恶魔会变得象苍蝇一样小。”

骂恶魔是一种消极作法，它并不能伤害恶魔本身，相反会使它得意忘形。能够打击恶魔触怒恶魔的作法是：采取积极行动，如记赞安拉，诵念“奉安拉之名”，这会使恶魔变小，乃至象苍蝇那样。按照这种纯伊斯兰思想和积极的、建设性的精神，哈桑·班那去培养穆斯林兄弟会，去指导他们的行为。

班那要求他们远离消极思想、屈辱心理、悲观情绪以及无谓的争执、抬杠，而为他们开辟实干的广阔天地，让他们把能量和精力投入行动之中。行动的领域广袤无垠，是花费时间和精力合理位置，是信士们理应注重的目标，是战士们理应向往的战场。哈桑·班那在《论教育》一文中解释了《盟约》的第三项“实干”的内容及程序。他说：“实干是知识和忠诚的果实。”“你说：你们应当实干，安拉及他的使者、信士们都要看见你们的工作。你们将被送到全知幽明的主那里，他要把你们的行为告诉你们。”(古兰九：105)

穆斯林兄弟被要求实施以下行动程序：

(一)建设自身。以求做到：身体健康，道德高尚，知识丰富，生活自立，信仰正确，功课健全，战胜私欲，珍惜时间，善于处世，益于他人。这是每个兄弟单独的义务。

(二)组织伊斯兰式的家庭。让家庭成员尊重自己的思想，在家庭生活中遵守伊斯兰的礼节；很好地选择妻子；让妻子享其权利、尽其义务；很好地教育孩子和仆人，按伊斯兰原地则培育他们。这也是每个兄弟单独的义务。

(三)指导社会。在社会上传播正义，消除恶行，倡导美德，导人行善，争先干好，让大众舆论转向伊斯兰，用伊斯兰思想铸造社会生活。这既是每个兄弟单独的义务，又是伊斯

(四)解放祖国，使之摆脱一切外来政治统治、经济统治和精神统治。

(五)治理政府，使之成为真正伊斯兰政府，以便履行它对伍麦的职责。一个政府的成员如果都是穆斯林，并完成伊斯兰的天命，遏止罪恶，执行伊斯兰法律，则这个政府是伊斯兰政府。

(六)恢复伊斯兰伍麦的国际实体。即解放全部伊斯兰领土，恢复伍麦昔日的荣耀，融合

伍麦的文化，统一伍麦的目标，以重建哈里发制度，实现期望中的统一。

(七)领导世界，即把伊斯兰传向世界各地，直至不存在祸害，宗教只归安拉。安拉必定完成其光明。

这最后四项是组织的集体义务，也是作为组织成员的每个穆斯林兄弟的义务。这是多么艰巨的任务，多么伟大的使命。人们以为这是幻想，穆斯林兄弟却认为这是现实。我们永不会气馁。我们对安拉的援助抱有最大希望。安拉对于其事务是自主的，而人们大半不知。哈桑·班那对兄弟会的教育和培训中，教他们注意局部之前首先注意整体，重视细节之前首先重视原则；注重国际国内时事及学术研究；反对探讨毫无意义、不产生现实效应的任何问题。

因此，班那在《二十原则》的第九原则中说：“对不属行为依据的任何问题妄加穷究是毫无价值的，是教律所禁止的。这些问题包括：过分假定尚未遇到的律例；涉足知识尚鞭长莫及的某些古兰经文；大谈圣门弟子之间的优越等级，以及他们之间曾经发生的矛盾。每个圣门弟子自有相随穆圣的优越性，自有其行为意念的报酬，故分析研究中不能不留有余地。”

班那指出法学家(福格哈)之间法律细节方面的不同是宗教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语言的性质和人类的本性所决定的；这种不同并不存在危险。真正危险的是固执己见、各自为政以及彼此仇视。他在第八原则中说：“法学细节中的不同看法，不应成为分裂宗教、彼此对立的因素。每个创制者(穆吉太希德)都有自己的报酬。在为主而喜、携手共进的氛围中，不妨就不同看法进行纯洁的学术探讨。但这种探讨不应导致可恶的争执和门户之见。”

就是通过这些方法论，哈桑·班那使兄弟会不致为派系纷争、无谓的研究而妄费精力和时间，而是把精力和时间用于益于大众、永驻人间的事业。哈桑·班那的《十大遗嘱》，为兄弟会所铭记。它集中倡导积极、实用、建设，反对消极、无聊、破坏。

十大遗嘱是：

(一)不管在什么环境，一听到宣礼，即参加礼拜。

(二)吟诵古兰，阅读或倾听古兰，常记安拉，不要让无。

(三)努力说标准阿拉伯语，这是伊斯兰的标志之一。

(四)不要过分争执任何问题；争执不会带来好处。

(五)不要多笑，与安拉相连的心是庄重安然的。

(六)不要随意取笑，战斗的伍麦是严肃自重的。

(七)不要高声讲话，以至超过听者的需要。这是一种轻浮和对他人的伤害。

(八)不要背谈别人，不要中伤其他组织，只说善言。

(九)结识你所遇的穆斯林兄弟，尽管他没要求你那样做：我们宣教事业的基石是博爱、互识。

(十)时间是有限的，使命是无限的，就与他人合作，利用他的时间；如果你有任务，应精简完成。

穆斯林兄弟教育的积极性和建设性还体现在，穆斯林兄弟不会沉湎于个人功修，在记主和参悟中自我陶醉，而对社会疾病、社会难题不屑一顾，对普遍的信仰扭曲、功课异端、道德堕落、机制崩溃不闻不问。他不会对这一切抱袖手旁观、悲观失望的态度，也不会对这一

切垂头丧气或恸哭失声!而是采取积极行动去医治腐败、规正时弊,把恶人引向正义,把创异端者引向正统,把误入歧途者引身正路,把懒惰者引向行动,把萎靡不振者引向热情与奔放!

穆斯林兄弟教育的要求是:穆斯林兄弟应把宣教视为自己最大的乐趣,自己生活的中心,自己行为的目标;引导一个人进入伊斯兰胜似大地上的一切浮华:宣教事业是众使者及其继承者的道路,是生活中最高尚的职业。因此,兄弟会的口号是:建设自身,号召别人,二者不可分割。“召人信仰安拉,为行善功,并且说:‘我确是穆斯林’的人,在言辞方面,有谁比他更优美呢?”(古兰四一:33)兄弟会的宣教事业不限于一种特定形式和方法:每个兄弟可采取力所能及的能打动人心的各种方法,去号召自己周围的人。演讲、讲座、坐谈、探讨,好的举措,无声的信仰表现,都是宣教方式的范畴。

每个兄弟不管到哪里,应当设立一个中心,组织起一些人,让人人熟知并实践这句名言:“清廉者的特征是,在所到之处留下清廉的足迹。”每个穆斯林兄弟,作为宣教者,能以自己的言语和行为影响周围的人。甚至当一些兄弟会中的工人、农民和商人谈到宣教时,听者以为他们是爱资哈尔或其他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因为他们能够把自身的潜力、专门的锻炼以及高尚的精神、青春的活力有机地集于一身。珍惜时间、利用时间的教育,促进了兄弟会的积极性和建设性。复生日,每个人将受到询问:他怎样度过了自己的生活?怎样利用了自己的青春?

因此,前面提到的《十大遗嘱》中两个遗嘱与时间有关,其一:“吟诵古兰,阅读或倾听古兰,常记安拉,不要让无聊占据你丝毫的时间。”这是第二项遗嘱。其二是第十项也是最后一项遗嘱:“时是有限的,使命是无限的,应与他人合作,利用他的时间;如果你有任务,应精简完成。”伊玛目班那为《穆斯林兄弟》日报写的周五文章中,有一篇题为《时间就是生命》。班那在此文中批评了流行名句“时间就是金钱”,他说:“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这句话是对的,因为他们总是用物质去衡量一切。可实际上,时间比金钱、比任何贵重物品昂贵得多。失去的金钱有可能被其他物替代,而失去的时间却是无可替代的。时间就是生命。一个人的生命只是他由诞生到死亡所度过的时间。”

班那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他的一个苏菲老师曾对他和部分兄弟说:“我觉得,安拉将使你们深得人心,使许多人集合在你们周围。须知,安拉将询问你们关于你们周围的这些人的时间,如果你们利用时间给予这些人裨益,那么,他们和你们一样得到回赐;如果你们使时间白白流失,那么,你们和他们将统统受到谴责。”

在团塔城举行的有关民族独立要求的集会上,我听到班那强调这一嘱咐。当时的民族独立要求体现在驱逐英帝、统一埃及。1949年12月,英美法等国大使在法因迪军事基地举行秘密会议后兄弟会被取缔。被囚禁的兄弟会战士们却把图尔大监狱变成礼拜寺、学院、体育场、军营和“议会”,甚至我们当时开玩笑说:“图尔是兄弟会1949年的长期野营基地,吃住旅行费全包在埃及政府身上!”

我把这一趣谈写进一首诗,在1950年出狱后的第一次兄弟会联欢会上朗诵给大家,其中写道:  
他们说:把他们投入监狱!

我们说：又一个分会诞会， 敌人只是在把我们组成主道弟兄！

他们说：进图尔监狱吧！ 我们说：图尔是会议厅，

我们在其中商讨敌人害怕的计划； 图尔的拜殿，

我们在其中薰陶我们自身； 圈尔是休养园，

我们在其中养精蓄锐； 圈尔是军营，

它把我们锻炼成无敌的战士！ 图尔是学院，

它授予我们真理的知识。 禁止我们四人以上集结一处的敌人，

如今在图尔森林组合了上千个我们的雄狮！他们称图尔是劳改所，图尔借我们的信仰和互爱成为花园这就是图尔——他们试图让我们在其中泯灭，我们的主却要在那里增加我们的信仰！后来的“革命”刽子手吸取了这一经验教训，于是他们竭力不让兄弟会利用监禁时间来从事宣教或建设自身。所以，1954年的厄难中他们被关进军事监狱。那里是封闭的单人牢房，每天只有几分钟的放风时间，而且要以最快速度跑步去厕所，否则皮鞭就会落在每个人的背上，不允许有任何聚会，礼拜也不例外。所谓“训练”时才可集合在一起。不许随身携带任何书籍，哪怕是古兰呢！尽管如此，每当皮鞭声静下来时，他们把一个个单人牢房变成记主、赞主、默默学习的场所。部分曾被迁移到荒漠中一个军营的兄弟告诉我：在短短的时间里，他们把一块不毛之地变成美丽的园圃，其中有庄稼、水果、家畜，使军营官兵及周围的人普遍受益。当一些“革命”领导人随同著名刽子手哈姆宰，巴斯尤尼来这里参观时，他们又‘惊又恼，这些服刑的“罪犯”竟有心思大搞生产！于是，他们命令捣毁这一切，再造一个坚固的牢房，让这些人与世隔绝，不得自食其力！

哈桑·班那就是这样使自己的运行成为实干、建设、生产的运动，使自己的宣传建立在积极行动的基础上。班那不愿使自己的运动成为单纯的学术或哲学运动，而生活在象牙宫中，幻想建立柏拉图的理想王国，或法拉比的优越城市——尽管班那的运动中思想和知识占有完全的地位。

班那也不想让自己的组织成为好辩团体，让自己的成员们在神学和哲学辩论中消耗体力。当时的一些宗教团体，以及衰落阶段的许多民族，都盛行好辩之风，班那每每警戒无谓的争辩、有伤感情而不会有任何好处的争执。他常常引证这段圣训：“一个民族好辩之日，便是走向歧途之时。”

# 灵魂陶冶

根据兄弟会的理解和实践，伊斯兰教育中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便是天启领域，或曰信仰领域。因为伊斯兰教育的首要目标便是铸造信奉安拉的人。伊斯兰中的信仰并不是口头上的表达，而是一种现实力量；信仰之光能折服理性，激发情感，振兴意志，并使意志去推动行为。正如圣训所说，信仰乃是心灵确信并为行动所证实的事实。“信士，只是确信安拉和使者，然后没有怀疑，能以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为主道而奋斗的人。”(古兰经四九：15)伊斯兰中的信仰不仅仅是凯俩目学和哲学式的纯理性知识，也不纯粹是苏菲式的直觉入神，或修道士的单纯功修，而是这一切的总和，即不怠慢，也不过分，同时具有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以真理建设大地，让生活充满阳光，把世人引向正道。

兄弟会力图在教育中将凯俩目学家、苏菲家及法律学家所独具的信仰要素融为一体，更新近几个世纪以来被穆斯林所荒废的信仰的真正内涵。所以，他们回到纯洁的第一源泉——古兰和圣训，从中汲取信仰的实质。那是穆圣的战友们以及跟随他们的伊斯兰前辈们的信仰，是内心诚信、口头确认、身体力行的统一。信仰铸造着他们的一切生活——礼拜寺、家庭、社会、个人、集体、白天、黑夜，今世的工作与后世的工作……兄弟会的教育中，信仰具有如此的深刻性和广泛性，同时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和积极进取的活力。它宛如燃烧的火焰，奔涌的激流，璀璨的光芒。

信仰教育的关键是与安拉接连的心灵。这颗心灵确信将来与安拉会面，并确信安拉的清算；它祈望安拉的怜悯，害怕安拉的刑罚。人的实质并不在于其物质构造——器官、细胞、骨骼及肌肉，而在于这一物质框架中的信仰妙体，正是这。一妙体支配着人的物质结构，左右着它的行为。当这一妙体健全的时候，整个身体完好无损；当这一妙体损坏的时候，整个身体毁灭殆尽。这一妙体便是心灵。心灵与灵魂，是一种有灵性的存在，它使人类深谙生活的哲理和存在的奥秘，它把人类从大地带到太空，从宇宙带到宇宙的创造者，从尘世带到永恒的世界……活跃的心灵，是安拉观察的对象，是安拉的光明倾洒的园地：“安拉不看你们的外表，却要看你们的内心。”活跃的，心灵，是仆民复生日为了得救而呈现给主宰的唯一凭据：“是日，财产和子孙都无裨益，惟带着一颗纯洁的心来见安拉者，[得其裨益]。”(古兰二六：88-89)缺乏这种信仰之心、信念之魂的人，则虽生犹死：“一个人，原是死的，但我使他复活，并给他一道光明，带着在人间行走，难道他与那在重重黑暗中绝不走入光明的人是一样的吗？”(古兰经六：122)

因此，兄弟会教育旨在复活心灵，使它不致枯死；建设心灵，使它不致毁坏；软化心灵，使它不致坚硬。心灵的坚硬确是莫大的灾祸，安拉因此而谴责以色列人说：“只因为他们破坏盟约，我弃绝了他们，并使他们的心变得坚硬的。”(古兰五：13)在另一处又对他们说：“此后，你们的心变硬了，变得象石头一样，或比石头还硬。”(古兰二：74)安拉责备有信仰的人们说：“难道信士们以为时间还未到，故他们的心不为安拉的教诲和他所降示的真理而柔和吗？他们不可以象以前曾奉天经的人们那样，经过长时期后，他们的心就变硬了。”(古兰五七：16)穆圣曾求安拉保护，不要有无益的知识和不谦恭的心灵；伊玛目哈桑·班那的许多文章以及他在各个场合的讲话，每每敲打人们心灵之门，使他们敞开心扉认识安拉，期望安拉的恩泽，惧怕安拉的刑罚，从而喜爱安拉，接近安拉，因记念安拉而心静如水。“真的，一切心境因记念安拉而安静。”(古兰一三：28)

因此，信士的心灵会化难为易，认苦为甜——只要这一切是为了安拉！正如一个不知疲劳、忘记饥渴地赶路去会自己恋人的人一样。伊本·戈以慕对此描述道：她要对你倾诉缕缕衷肠，思念使她废寝忘食，见面的激情使她宛如新生，何惧旅程的疲倦与道路的漫长！人的心灵和身体一样，需要三种因素：

- (一)预防，以求健康；
- (二)营养，以求生活；
- (三)治疗，以求痊愈。

心应当预防的第一病症便是贪爱现世。这是万恶之源、百病之首。预防此病的有效良方是坚信后世，记忆安拉的回赐，把我们眼前的浮华和安拉那里的宏恩常作比较：“你们所有的是要耗尽的，在安拉那里的是无穷的。”(古兰一六：96)

信士只要读一下古兰中对这两种生活的比较就足够了：“迷惑世人的，是令人爱好的事物，如妻子、儿女、金银、宝藏、骏马、牲畜、禾稼等。这些是今世生活的享受；而安拉那里，却有优美的归宿。你说，‘我告诉你们比这更佳美的，好吗？敬畏者得在他们的主那里，享受下临诸河的乐园，他们得永居其中，并获得纯洁的配偶，和安拉的喜悦’安拉是明察众仆的。”(古兰三：14—15)除了物欲——食欲、性欲、财产欲、子女欲——之外，还有一种更严重的欲望，这便是心灵欲，或曰“乃夫斯海瓦”。它是大地上受人崇拜的最大恶神。“舍安拉所启示的正道，而顺从自己的私欲者，有谁比他更迷误呢？”(古兰二八：50)

酷爱权力、好为人师、自命不凡、沽名钓誉、哗众取宠、奉承权贵等等，是心灵的致命灾难，它使心灵变“聋”，变“瞎”，从而毁灭心灵。伊玛目安萨里在《宗教学的复兴》中称这些属性为“毁灭器”，乃是效法圣训的教诲：“毁灭人的东西有三：吝啬成性，欲壑难填，自鸣得意。”遗憾的是，许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些对个人和社会的精神毁灭因素，而是把全部精力转向外在的毁灭因素，如偷盗、通奸、饮酒等——这些固然是破坏因素，但与前者相比，其危害程度就逊色多了。

实际上，透过这些可感知的病灾，还有一种心灵病。因此，兄弟会从一开始，就致力使人们的心灵摆脱尘世的浮渣，斩断尘世的种种利益的诱惑，从而全身心地回归安拉，一心一意地实践主仆关系，让思想和情感，环境和处所，统统融化在主仆关系的氛围之中。信仰领域，或天启领域，在兄弟会教育中占有广阔的天地，受到高度的重视。因为兄弟会的事业首先是体现主仆关系的事业；天启性的宣传，首先是归依安拉，把安拉的喜悦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一旦得到发自内心的爱，万事都将微乎其微，大地上的一切不过是尘埃！

安拉不看人们的外表，而只看人们的内心；安拉不以表面工作的多寡论功行赏，而以虔诚的举意赏赐仆人；安拉只接受一公为主的工作，而不需要任何形式的“什勒克”(以物配主)。沽名钓誉便是隐晦的“什勒克”。安拉不喜欢以物配主的工作和以物配主的心灵；以物配主的工作不蒙安拉接受，以物配主的心灵无法接受安拉。“谁希望与他的主相会，就叫谁力行善功，不要以任何物与他的主受同样的崇拜。”(古兰一八：110)所以，我们毫不奇怪地看到，兄弟会的标志是“安拉至大，万赞归主”；他们的第一口号是“安拉是我们的终极目标。”通过这一口号，兄弟会把自己的基本目标和指导思想植根于其成员思想和情感之中。在《论教育》一文中，班那首先谈到了“盟约”的第一项内容；正确理解伊斯兰，即著名的“二十条原则”；紧接着谈到的第二项内容便是“虔诚敬意”，班那对此解释道：

“穆斯林兄弟的语言、工作、吉哈德都是为取安拉的喜悦，蒙获安拉的回赐，而不计名利、地位和个人得失；因而，穆斯林兄弟是一种信仰和思想的战士，而不是一种利益和私意的卫士。‘你说：我的礼拜，我的牺牲，我的生活，我的死亡，的确都是为安拉——全世界的主。他绝无伙伴，我只奉到这个命令。’（古兰六：162—163）”、把握心灵病的人都知道：从事伊斯兰宣传的人的最大灾难莫过于沉湎于名利、鲜花，喜欢出人头地、为人领袖。因此，穆圣屡屡警告人们勿贪地位与财产，防止陷入潜在的以物配主——沽名钓誉；古兰和圣训每每赞誉那些虔敬之士：他们为安拉而工作，而不望任何人的称谢与奖赏。穆圣曾称颂有所作为却默默无闻的穆斯林，他说：“或许一个蓬头垢面、不为人知的人，他一旦发誓不违抗安拉，则必定顺从安拉。”“蓬着头、赤着脚为主道驰骋疆场的仆民多好啊！如果让他上前线，他说冲锋陷阵：如果让他留在后方，他就任劳任怨。”愿安拉慈悯安拉之剑——哈里德，当他身为大将的时候，则战功卓著，当他成为战士的时候，则尽心尽职。兄弟会在教育中每每强调运一思想，常常提醒其成员勿入名利与鲜花的圈套——它足以毁灭人性。

这一教育曾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兄弟会中涌现出许多的无名战士，正如圣训所说，他们是“畏主守法的隐士，当他们不在场的时候，没人寻找他们；当他们在场的时候，又没人注意他们。”同时，我们看到了当年辅士式的一代战士：患难时，他们齐心协力；分利时；他们退避三舍。兄弟会中，多少男儿贡献出自己的财产和生命，而不记其名，不要鲜花与名利；多少青年曾在巴勒斯坦和苏伊士运河浴血奋战，而不愿“榜上有名”，不愿向任何人索取报酬与谢意，唯恐因沾沾自喜而使自己的工作付之东流。

预防工序之后，兄弟会教育致力心灵的滋养工作。即经常与安拉紧密联系，赞念安拉、感谢安拉、敬拜安拉。由此出发，兄弟会信仰教育的基础之一便是向安拉敬献依巴代(崇拜)，这是创造人的第一目的。“我创造精灵和人类，只为要他们崇拜我。”（古兰五一：56）“依巴代”一词，就其广义，包罗安拉所喜欢的一切言行举止，但我们在这里指的是狭义的“依巴代”，即通过履行功课、赞颂安拉、感谢安拉等途径去接近安拉。

兄弟会所珍视的依巴代教育包括：

(一)坚持圣行(逊奈)，远离异端(比达尔)。一切异端都是迷误。赛义德·萨比格兄弟所撰《非格亥逊奈》即为此而写，伊玛目班那为此书写了前言。此书出版前曾在兄弟会周刊上选登了其中的部分内容。这本书根据公认的法学依据撰写而成，基本上代表了兄弟会的法学观点。

(二)重视天命(法勒作)。安拉不接受副功，除非是首先履行天命。布哈里所传古都斯圣训说：“安拉说：我的仆民所用以接近我的功课中，没有比天命更使我喜欢的了。”所以，天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忽视的。

(三)倡导集体拜功。集体拜根据各学派的不同主张要么是个人天命，要么是大众天命，要么是被强调的圣行。因此，当兄弟会成员被关进图尔监狱的时候，他们马上在监狱的每个单元建立了“礼拜寺”，集体举行五番拜功及主麻拜。我至今还记得谢赫穆罕默德·安萨里领我们礼拜时最后一拜中的古努特祷词：“主啊！以你的力量解除我们的桎梏，以你的仁慈治愈我们的创伤，以你的关怀料理我们的事物。主啊！遮蔽我们的耻辱，消除我们的恐惧……”

(四)鼓励副功斋拜。古都斯圣训中说：“以副功接近我的仆人，必蒙我的喜悦。”兄弟会中曾产生了多少个常守斋拜的人。“他们肋不落床，他们以恐惧和希望的心情祈祷他们的主。”（古兰三二：16）人们象称呼以前的圣门弟子及其跟随者一样，称他们是“夜间的修士、白昼

的骑士”。

兄弟会的诗人在一首题为《先遣队之歌》的诗中写道：我们是温顺的修士，当黑夜抚摸我们的时候，我们沉浸在拜主的温馨中默默祈求，双泪长流；我们是强，阵的勇士，当敌人侵犯我们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怒孔的雄狮、打不跨的铁军！伊玛目班那为此写了《密诉》一文，阐明了黎明前拜功的优越性、祈祷求饶的高贵性，并收集了与此有关的古兰节文、圣训祷词。伊玛目常常赞誉这种生活的无穷乐趣：人们深夜沉睡的时候为主立站拜功；人们沉湎于游戏的时候勤于顺从安拉；玩世不恭者狂笑的时候默默哭泣……班那经常引证诗人与主的密谈：除非为了你的喜悦，不眠的眼睛只是劳命伤体；除非害怕失去你，流出的泪水只能付之东流！又一位诗人说：心灵是你的宝座无需尘世的明灯；世人拿来种种凭据见你的日子，你不朽的喜，阮呵，就是我们的凭据！

对这种生活的倡导，在兄弟会成员的心灵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兄弟会中涌现出一代为安拉而常立夜拜、常守昼斋的人，酷热严寒，无间冬夏……他们在拜主中体验了沉醉，在顺主中找到了乐趣，在安拉面前的立站中发现了愉悦，诚如古时一位廉洁之士所说：倘若帝王们知道了其中的幸福，必持宝剑来与我们角逐！！我仍然记得图尔监狱中兄弟会的夜功班子。当夜还剩下三分之一的时候，部分兄弟使用动人的声音呼唤：起来，沉睡的人！去赞你不眠而永生的主。你的主在召唤你去拜他，而你去睡眠正酣！

此时此刻，沉睡者顿时清醒，懒惰者一跃而起，共同去领略这吉庆时分中主的恩泽与芳香，以获得“黎明前求饶者”的殊荣。这种“夜功学校”，以其特有的拜功、祈祷、古兰诵读等内容赋予穆斯林兄弟精神的食粮、心灵的甘霖，从而培育肩负重任、继承先知的穆斯林战士，象穆圣那样去完成安拉的使命：“披衣的人啊，你应当在夜间礼拜，除开不多的时间，半夜或少一点，或多一点。你应当吟诵古兰，我必定以庄严的言辞授予你……”（古兰七三：1—5）

在这一“夜功学校”中，“毕业”了一批畏主守法的青年，为我们再现了伊斯兰先辈的光荣事迹。我们看到，这些青年中有人终生坚持周一和周四的斋戒，甚至在战场上也坚持这一圣行。穆圣说：“谁为安拉封一天的斋，那么，安拉必使谁远离火狱七十秋。”（布哈里等传）有一位兄弟会战士，封斋日在战场上受了重伤，在生命垂危之际有人为他拿来一点水，他毅然对战友们说：“不，我要封着斋去见我的主！”

（五）鼓励赞念安拉。安拉说：“信士们啊！你们应当常常纪念安拉，你们应当朝夕赞颂他超绝万物。”（古兰三三：41—42）最好的赞词是诵读古兰：每个诵古兰的人，一个字母可获得十件回赐。兄弟会指示每个兄弟常诵选自古兰的“日常章节”：按古兰诵读规则诵读，并思考古兰博大精深的意义。这就是移动山岳、震撼大地，甚至与亡者对话的古兰！赞词的种类很多，有颂主超绝词、万赞归主词、清真言、赞主至大词、祈祷词、求饶词、赞圣词等等。

兄弟会提倡把圣训祷文作为赞词的内容，其原因是：

（1）圣训祷文的内容和风格都是无与伦比的；它在广泛性、深邃性、明确性及感人性方面，堪称是安拉的一种天启。

（2）一般人的语言，难免过分或不及，很可能掺杂不实之词。所以，抛弃使你怀疑的，而抓住令你放心的。

（3）把圣训作为赞词，可获两种报酬：赞念的报酬和遵圣行的报酬。有智者不宜无故放弃

遵圣行的报酬。因此，伊玛目班那从脑威的《赞词》、伊本泰米叶的《美辞》等著作中选取部分赞词和祷文，写成《圣训祷文》一书。兄弟会成员几乎人手一册，背会了这本小册子中的祷文，并早晚诵读。有些穆斯林兄弟想出一些办法，提醒自己注意各种场合中的祷词。如卧室里贴上入睡和醒来时的祷文；餐厅里贴上饮食祷文；门边贴上进出时的祷文；汽车里贴上乘车祷文，等等。

兄弟会所发明的信仰教育媒介中，有一种叫做“自查表”，旨在史醒宗教意识，促进自我制约，培养自责性灵，遏制趋恶性灵……所谓“自查表”，就是一张印发的表格，上面有自己向自己提出的一些问题，要自己回答“是”或“没有”，以检查自己严于律己或疏忽大意的程度。这种自查的时间是每天上床睡觉之前，以总结自己一天的生活。这种自查行动，是自己的秘密，除安拉外，无人监督。“自查表”上的部分问题：你按时作了五番拜吗？你同集体礼了五番拜吗？你读了古兰中的“日常章节”吗？你读了你的日常祷文吗？你探望了你的一个主道兄弟吗？这种信仰教育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兄弟会为自己的祖国、为自己的圣教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而没有向任何人炫耀自己的功劳，因为他们十分清楚这是安拉的恩泽，而非他们自己的能力。在王室执政时期以及纳赛尔时期(1948年、1954年和1965年)，他们曾遭到连续不断的血腥镇压和打击迫害，但是，他们在为主道经历的厄难面前，没有表示丝毫的软弱和胆怯，而是直面屠刀和枪口。他们中有人被恶狗撕咬，有人被烙铁烙伤，有人被皮鞭分尸，有人坐了整整二十年的监狱，有人在里曼特尔大屠杀中被公开枪杀，有人被秘密鞭刑致死，有人被非法处以绞刑……还有成百上千的不明死因者！这些穆斯林兄弟不是犯了强奸罪，也不是犯了杀人罪——其全部罪过在于：他声称“安拉是我的主宰，古兰是我的宪法!!”

人非天使，孰能无过。但令人不解的是怙恶不悛的人。人祖阿丹犯过后，安拉饶恕了他：“阿丹违背了他的主，因而迷误了。嗣后，他的主挑选了他，饶恕了他，引导了他。”(古兰二 0：121-122)然而，伊比劣斯犯罪后未被饶恕，因为他没有忏悔，没有认罪，拒不服从安拉的命令，并声称“我比他优越：你用火造我，用泥造他。”(古兰七：12)阿丹和妻子却诚心作了忏悔：“我们的主啊！我们已自欺了，如果你不赦宥我们，不怜悯我们，我们必定变成亏折者。”(古兰七：23)阿丹夫妇犯过是出于一时的疏忽，偶发的私欲，随后他们虔诚地作了忏悔，遂蒙安拉的赦宥；而伊比劣斯犯罪是基于违抗安拉，拒绝安拉的命令，故安拉将他驱逐，并使他万世遭人唾弃。

兄弟会毕竟是凡人，所以我们毫不奇怪地从他们中看到一些犯禁违命的人，但是，悔过自新、求主饶恕的终究是好人。这是医治心病的有效良方。只有知罪认罪，惧怕主的惩罚，全身心地向主祈饶求怜，才能达到“虔诚讨白”的境界。

尽管如此，兄弟会为安拉而忍受了难以言传的迫害，为主道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安拉以乐园买下了他们的生命和财产，他们不会放弃这笔“交易”，不会临阵脱逃；除乐园外，他们不会接受尘世的一切代价。因此，尽管有人囚禁过他们，拷打过他们，抄过他们的家，使他们的家属挨饥受饿，乃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人对他们滥施赶尽杀绝的政策，秘密处决他们，或公开枪杀他们，但他们未曾考虑报复行动：没有人听说过他们劫持了屠杀他们的一个刽子手，然后把子弹射向其右眼或左眼！如果他们愿望的话，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他们中不乏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们曾使犹太复国主义望风丧胆，使英帝国主义坐卧不安。但是，他们的教育不允许他们有这种复仇想法，他们把自己的仇敌交付于安拉，让安拉就在今世一个个地惩治他们，安拉的惩罚是更严厉的，更凌辱的；兄弟会的目标要远远超乎个人报

复行动。

兄弟会成员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到许多刽子手的下场：他们或卑鄙而死，或精神失常，或卧病不起，或被枪决——哈桑·侯代比(愿主怜悯他)甚至看到了曾监禁过他和人、和他、和兄弟会一起被关入监狱。然而，当那些刽子手们像小孩子一样痛哭流涕、极不情愿地被送进监狱的时候，兄弟会成员却以英雄的微笑步入牢房！这并不是说，兄弟会中的每个人都具有这一崇高的信仰水平。但平心而论，他们中大部分人具有闪光的信仰素质；服从领导是他们的普遍特征，而违法乱纪则是个别现象。他们的兴致在于崇高的愿望而不在于卑微的私意；他们追求的是来世的幸福而非今世的浮华；他们注重的是集体事业而不是个人利益。一旦有人受恶魔诱惑而失足，他会马上清醒过来，良心迅速受到谴责，进而归向安拉，流泪满面地向主忏悔……我记得一个青年，正值青春年少。一时的疏忽和弱性，使他服从欲望驱使，犯了罪。随后他立即清醒，意识到以前纯洁的自己已被污染，以前正直的自己已走入误区；以前尝过畏主守法美味的他，此时倍感犯罪的苦涩……于是，他一连数日在家静坐，独自流泪，痛苦不堪。假如不是我写信开导他，给他带去求主饶恕的希望之光，他已决定闭门不出，不再见人。他觉得愧对自己的主，愧对自己，也愧对自己的弟兄！其实，除了我，任何兄弟都不知道他的事……我在信中启发这位兄弟：安拉的使者说：“为自己的善功而高兴，为自己的罪过而忧伤的人，才是真信士。”大贤阿里说：“使你忧愁的罪过胜似使你忘乎所以的善功。”伊本·阿塔说：“或许你有畏主守法的机会，但你的善功未必被悦纳；或许你犯了罪过，但它却是成功的因素。宁要给人带来谦恭和忧伤的罪过，也不要使人自命不凡的善功。”

## 无所不及

根据兄弟会的理解与实践，伊斯兰教育的特色之一是无所不及，或曰完整无缺。伊斯兰教育并不限于人类生活中的某一方面。

伊斯兰教育不象一般苏菲主义和道德主义那样把全部精力放在精神熏陶或道德修养方面，也不象哲学家和理性主义那样一味地沉湎于思想领域；她既不是象军国主义那样全力投入军训，也不是象社会改革家那样把一切活动限于社会教育。实际上，伊斯兰教育涉及这一切。因为她是针对作为整体的“人”的教育：她涉及人的理性、心灵、灵魂、肉体、道德、行为……同时培育人适应各种生活环境：安逸与患难、战争与和平、教育人直面善恶并举、苦甜交织的复杂社会……

因此，吉哈德教育和社会教育是须臾不可或缺的，以免使穆斯林与社会脱节。这种无所不及或完整无缺性，是伊斯兰信仰领域的特色，是伊斯兰功修(依巴代)领域和法律领域的特色，也是伊斯兰教育领域的特色。

在这部小著中，我们将简略探讨这些领域。这是兄弟会教育——确切说，兄弟会理解并实践的伊斯兰教育——所珍视的教育领域。关于灵魂领域，或信仰领域，我们在前面已单独探讨过。我们认为，注重灵魂教育应单独成为伊斯兰教育的一个特色，而且应当是她的第一特色。

智力领域 兄弟会对智力领域的重视，是基于伊斯兰本身对这一领域的重视。安拉降示于穆圣的第一段经文便是：“你当奉你造物主的尊名而诵读。”（古兰九六：1）

伊斯兰是尊重理性的宗教，她把理性作为人类使命的前提条件和赏罚的天然依据。古兰中以下这样的经文比比皆是：“难道他们不用理性吗？”“难道你们不思考吗？”“对有理性的民众的迹象”“对能思维的人的迹象”“对有悟性的人的迹象”“对有心灵的人的迹象”等等。在伊斯兰中，思维是一种功修(依巴代)，求实是一种义务，学习是一种天命，而顽固是一种耻辱，因袭是一种罪过。

伊斯兰要穆斯林明确认识自己的主宰，把自己的宣传建立在“明证”的基础上；伊斯兰不接受盲从者的信仰，不希望信士成为人云亦云、毫无主见的人。穆斯林应当思维、探索、通晓事理，“安拉欲使谁得到福利，必使谁通晓教义。”(圣训) 因此，理性教育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灵魂教育或信仰教育。因为人的行为，只是其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反映。故班那把“理解”作为盟约的第一项内容，把它置于“忠诚”、“实干”、“奋斗”、“兄弟情谊”等项目之前。因为理解先于一切；一个人只有认识并理解了真理，才会忠于真理，为真理而实干，为真理而奋斗。

古兰使知识先于信仰和谦逊，因为后两者是前者的结果，也是前者的派生。安拉说：“[他这样做]以便有学识者知道那是从你的主降示的真理，并信仰它，对它心怀谦逊。”（古兰二二：54）在阐明兄弟会基本目标的宪章中，把“知识”放在首位。即细致入微、明确坦诚地解释古兰的宗旨，使古兰回到其固有的天然性和广泛性，以时代精神展示古兰，反击对古兰的种种谬论和质疑。

第二目标是“实践”。即把人们的思想和心灵集合于古兰的原则之上，更新古兰的感人魅力。其基本途径包括：通过发行书刊、广播传媒等作宣传；进行古兰天启教育，使古兰生活化、个人化、家庭化……全方位地培育团体成员：以体育培育身体；以功修(依巴代)培育灵魂；以知识培育理性。这就是兄弟会的教育方针：把智力教育或文化教育放在其完整教育系统的前列。

在这里，兄弟会教育旨在铸造“穆斯林智力”，去正确理解宗教和生活。穆斯林兄弟必须掌握一定的伊斯兰文化知识，以便理解自己的信仰，规正自己的功修，制约自己的行为，遵守安拉的法度，分清合法与非法、命令与禁戒，进而以穆斯林的思想、伊斯兰的标准去判断人物、事件以及社会形势。

穆斯林兄弟必须了解自己周围的生活——它怎样运行，怎样变化，怎样受到影响？影响生活的因素又是什么？使生活发生变化的背景何在？穆斯林兄弟必须首先认识自己所生活的小社会，如农村、城市，然后逐渐认识更广的社会，如地理或政治意义上的祖国；其次是更大的祖国——阿拉伯世界；再次是最大的祖国——伊斯兰世界。

穆斯林兄弟必须了解各种反伊斯兰思潮和势力，如犹太主义、十字军主义、乌托邦主义，以及他们在伊斯兰世界的代理人。这就是兄弟会文化教育方针。为这一方针的实施，兄弟会建立了“家庭”机构，与其它各机构以及伊斯兰教育界的专家们密切配合，促成这一教育工程。兄弟会对伊斯兰的理解既新颖又古老。

说“新颖”，是因为许多人，甚至许多穆斯林对兄弟会的伊斯兰观点大惑不解。因为兄弟会认为：伊斯兰是宗教与国家，功修与领导，精神与实干，礼拜与战斗，古兰与宝剑……这一运动奠基人在著名的《二十原则》第一项原则中明确宣告：“伊斯兰是无所不及的生活制度。她既是国家又是祖国，既是政府又是伍麦，既是战斗(吉哈德)又是宣传，既是军队又是思想，既是文化又是法律，既是科学又是司法，既是道德又是武力，既是慈爱又是正义，既是物质又是财富，既是工作又是富足，正如她是一种正确的信仰，一种健全的功修……这一切如出一辙，毫无二致。”

基督教西方的宗教观是：宗教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其范围是礼拜寺和教堂，与国家和社会无涉。这种思想支配着许多的人，甚至有人攻击兄弟会说：它竟然把宗教和政治掺和在了一起！这种对伊斯兰的理解，对人们来说是“奇特”的，以至哈桑·班那称之为“穆斯林兄弟的伊斯兰”，其实，这是一种与伊斯兰同时萌生的源远流长的理解，是圣门弟子以及他门弟子的跟随者们对伊斯兰的理解。那是古兰和圣训确认的伊斯兰。

穆斯林对伊斯兰的误解产生于两大因素：其一，由于越轨者的曲解，敌对者的伪信，无知者的歪曲，给一度落后的穆斯林的落后意识又附加了许多异端的错误认识，结果抹煞了伊斯兰的真相，瓦解了伊斯兰的机制，破坏了伊斯兰律例与伊斯兰精神之间的平衡，于是轻本重末，原则成了细节，而细节成了原则！其二，帝国主义侵占时期，思想侵蚀与文化殖民，在穆斯林的生活中注入许多新的观念和外来思想，加之殖民主义教育、文化等广泛传媒，使这些外来思想深深遗留在穆斯林的心目中。殖民主义所取得的最危险的成就是：它从穆斯林的子女中培养了一批所谓“知识分子”，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他们，用自己的哲学薰陶他们，使他们对西方文化、西方制度、西方生活充满仰慕之情。至于穆斯林自己的宗教和文化，殖民者只授予他们一鳞半爪，而且是无关宏旨、内容矛盾、面目皆非的东西！

因此，我们看到穆斯林象异乡人一样生活在自己的国土上，他们的外表是阿拉伯穆斯林公民，而他们的内心却装的是欧洲人或美国人的思想。所以，兄弟会教育既面对旧的愚昧沉渣，又面对新的愚民侵略，并制订一种完整的教育方针来培育“穆斯林兄弟”。这种教育方针的内容只来自伊斯兰纯洁的源泉——不染增加或减少的弊端，远离凯俩目学家的繁琐，摒弃苏菲主义的重负，回避教法学派的纷争。因之，古兰和古兰注解是兄弟会的第一文化源泉；先贤的古兰注解优于后来者。兄弟会十分重视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把它作为首要参考经注之一。圣训是第二文化源泉；圣训的考证与解释须借助于权威的圣训学专家。

在《二十原则》的第二条原则中伊玛目哈桑·班那说：“古兰和圣训，是每个穆斯林认识伊斯兰律例的依据。”“按照阿拉伯语语法规则理解古兰，避免穿凿附会和轻率作解；理解圣训时应借助于权威的圣训学家。”兄弟会非常重视古兰学与圣训学，特别注重部分圣训集，如伊玛目脑威的《清廉者的乐园》，同样注重对圣训的正确理解；他们十分重视穆圣生平，从中吸取借鉴和教诲。他们认为，穆圣的一生，是伊斯兰的活的写照，是古兰的行动注解。

兄弟会没有忽视对伊斯兰历史的学习与研究，用伊斯兰领导人、学者、改革家们的英雄事迹教育穆斯林兄弟。兄弟会的教育方针也没有疏忽对敌对思潮和势力的认识，如犹太复国主义、乌托邦主义、殖民主义、基督教传教势力、犹太共济会、艾哈迈底亚派等。毋庸置疑，兄弟会各分会和总部，是群众性伊斯兰文化教育的基地，他们的“家庭”机构，又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思想教育园圃。这一教育在人民中间普遍结出了累实：人们的思想由迷信和幻想中解放出来，转向伊斯兰世界的伟大事业；他们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桎梏，转向广袤的伊斯兰天地，开始以敏锐的目光、自由的理性去探索伊斯兰博大精深的文化及其源泉。

道德领域 兄弟会教育的一个重要领域是道德领域。兄弟会异常重视并强调这一领域，认为它是改变社会的关键。伊玛目哈桑·班那称之为“指挥棍”，犹如指挥汽车方向的警棍。班那常常引用诗人的话说：国土广袤无垠，人们的道德却限制了自己！

班那认为，世界的危机，首先是思想和良知的危机，然后才是政治和经济危机。班那在《从哪里开始》一文中指出：“要培育一个民族，铸造一个共同体，实现一种理想，捍卫一种原则，必须使倡导这一事业的团体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体现在：坚强不屈的意志：坚定不移的忠诚：不折不扣的奉献精神；认识原则，坚信原则，尊重原则，不违背原则，不偏离原则，对原则毫不妥协，不受其它原则诱惑。”

“这些因素乃是精神的‘专利’。只有基于这一强大的精神力量，才能建立原则，培育人民，复兴民族，给长期失人‘生活’的人们注入生命。”“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这四种属性，或至少这个民族的领导人失去了这些属性，那么，这个民族将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可怜的民族，它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只能生活在猜想和困惑之中。‘猜想对于真理，确是毫无裨益的。’(古兰五三：28)”这是安拉对人类的常道和规律，你绝对不会发现安拉的常道有所改变。“安拉不改变任何民众的情况，除非他们首先改变自己的思想。”(古兰一三：11)

这也是穆圣在圣训中所提到的常道。穆圣说：“将来许多民族将争相吞噬你们，犹如饥饿人吞噬食物一样；安拉将从你们的敌人心中消除对你们的恐惧，而把怯弱投进你们的心中。”有人问道：“安拉的使者啊，那是由于我们人数少的原因吗？”穆圣说：“不，那时候你们人数很多，但都是乌合之众，象洪水的泡沫一样。”有人问：“安拉的使者啊，什么是怯弱呢？”穆圣说：“狂贪今世，惧怕死亡。”你岂未看到，安拉的使者已经说明：人民的软弱、民族的屈辱，原因在于他们的精神衰落，心灵孱弱，缺乏崇高的道德和勇敢的气质——即使他们人数众多、地大物博呢！

兄弟会第二任领导人伊玛目哈桑·侯代比继位之后，他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不亚于伊玛目班那。侯代比在德育方面有一些脍炙人口的名言，为穆斯林兄弟所铭记：“把英国人从你们的心中赶出去，他们就会撤离你们的国家。”

“把伊斯兰国家建立在你们的心中，她就会矗立在你们的大地上。”侯代比说这些话，并不在于贬低政治、军事斗争的价值，也不在于否定为驱逐英帝、建立伊斯兰国家而采取实际行动。怎么会呢？谁不知侯代比曾号召他的兄弟和战士们在运河两岸、大丘岭奋勇杀敌、为主捐躯呢？但侯代比这些名句的寓意是：一切斗争成功的奥秘，首先在于精神武装、思想储备和道德陶冶。这是改变个人、改变社会的前提。古兰明确指出了这一社会规律：

“安拉不改变任何民众的情况，直到他们首先变更自己的思想。”(古兰一三：11) 伊斯兰把美德作为信仰的组成部分，或信仰的果实；伊斯兰信仰体现在正确的信念和虔诚的功修中，也体现在正直的品德中。穆圣说：“信仰最完美的信士，便是道德最高尚的信士。”

美德，是一个含义十分广泛的词，甚至穆圣在描述自己的使命时说：“我的使命，便是完成一切美德。”安拉称颂穆圣的最美节文是：“你确是具备一种伟大美德的。”(古兰六八：4)当有人就穆圣的道德问及圣妻阿绮舍时，阿绮舍说：“穆圣的道德便是古兰。”即凡是古兰中提到的美德，古兰中的命令，古兰所倡导的优秀工作，都是穆圣的美德。所以，道德并不仅仅是一般人所理解的心地善良、待人和蔼等——尽管这是穆斯林美德的基本成分之一。穆圣说：“你们以美德待人处世。”“复生日，你们中我最喜欢并且离我最近的便是你们中最有道德的人；这些人谦恭自重、平易近人。”

道德也不是一些人所理解的仅仅远离女人和美酒——尽管这是伊斯兰首先提倡的：“你对信士们说，叫他们降低视线，遮蔽下身，这对于他们是更纯洁的。”(古兰二四：30)“饮酒、赌博、拜像、求签，只是一种秽行，只是恶魔的行为，故当远离。”(古兰五：90)道德包罗这一切，并且包括更广泛、更深邃的生活领域，如克制私欲、襟怀坦白、兢兢业业、坦诚待人、勇表己见、判断公正、坚持真理、一意行善、导人干好、止人作恶、讲究卫生、维护秩序、主持正义、敬畏安拉

#### 兄弟会所致力培养自己成员的最主要的美德有：

(一)坚忍。不管道路多么漫长，荆棘如何丛生，也不管征途中强盗以死相胁或美女以色相诱，都要坚忍不拔；对人们的嘲笑、挖苦、泼冷水，乃至伤害，一概表现出克制精神。坚忍，是旨哈德(战斗)的川资，患难的储备，使命的助手。安拉甚至把“以坚忍相勉”和“以真理相劝”相提并论：“惟信道而且信善，并以真理相劝，以坚忍相勉的人则不然。”(古兰一〇三：3)安拉通过鲁格曼教诲其子的口吻说：“我的小子啊！你应当谨守拜功，应当劝善戒恶，应当忍受患难，这确是应该决心做的事。”(古兰三一：17)

因此，面对暴君的威胁，信士们的祷词是：“我们的主啊！求你把坚忍倾注在我们的心中，求你使我们以穆斯林(顺从者)的身份死去。”(古兰七：126)

战场上战士们的祷词是：“我们的主啊！求你把坚忍注入我们的心中，求你使我们的步伐稳健，求你援助我们战胜不信道的民众。”(古兰二：250)

(二)坚定。与“坚忍”密切相关，并作补充的是“坚定”。伊玛目班那把它作为十项盟约中的一项。伊玛目对此解释道：“我所说的‘坚定’指的是，穆斯林兄弟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不懈实干、战斗，不管时间多么漫长、年代多么久远，始终不渝，直至获得两善之一——一实现目标或为主献身，而去见安拉。‘信士中有许多人，已实践他们与安拉所订的盟约：他们中有成仁的，有待义的，他们没有变节。’”(古兰三三：23)

“我们认为，时间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我们的道路漫长遥远，坎坷不平，然而它却是唯一到达目标的道路。当然，我们得到的也将是巨大的报酬，佳美的回赐。”从事伊斯兰宣传事业的许多人，有一种致命的弱点，就是缺乏持之以恒的精神，中途退缩，临阵脱逃，或忽左忽右，摇摆不定。因为他们无法耐心走完布满荆棘的漫长道路。

因此，对于一些意志薄弱的人，有必要强调“坚定”这一属性，以便他们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尤其是，人性喜欢急躁；人被造成浮躁的。因之，安拉对使者说：“你应当坚忍，如有决心的众使者那样坚忍，不要要求他们所应得的刑罚早日实现。”(古兰四六：35) 另一些人的厄难是，如果风干浪静，万里无云，他们就投身事业；而一旦乌云密布，狂风大作，他们就畏缩不前，正如安拉所说：“当他们为安拉而受迫害的时候，他们把众人的迫害当做安拉的刑罚。”(古兰二九：10)“有人在边缘上崇拜安拉，若获福利，他就安然享受；若遭祸害，他就轻率背叛。他将丧失今世和后世。”(古兰二二：11)凡是口头上崇拜安拉的人都是这样的。

有些人，能够经受灾难与祸患的考验，然而却经不住高官厚禄、今世浮华的诱惑，因而把自己以前的事业忘得一干二净。从事伊斯兰事业的人，应该以安拉的使者为榜样，当初，当多神教徒以财富和地位相许，要使者放弃自己的事业。使者对自己的叔叔作了历史性的回答：“以安拉发誓，假如他们把太阳放在我的右边，把月亮放在我的左边，要我放弃这一事业，我绝不放弃，直至安拉使我的事业取得胜利，或我以身殉职！”

(三)希望。即期望伊斯兰胜利，坚信未来属于伊斯兰；无论道路多么艰险，灾难怎样深重，确信安拉的援助永远是临近的。伊玛目班那曾以多种方式强调这一概念，同殖民者所散布的失败情绪和悲观主义作斗争。他每每提醒人们：绝望是库夫尔(不信)的前提；悲观是迷误的特征，“只有不信道的人们才绝望于安拉的慈恩。”(古兰二一：87)“除迷误者外，谁会绝望于安拉的恩惠呢？”(古兰一一五：56)班那指出，“今天的事实，曾是昨天的梦想，而今天的梦想或许是明天的事实。”

班那常常谈到兄弟会的宏伟目标，即首先解放埃及。然后是阿拉伯世界，再后是整个伊斯兰世界，进而把它统一在哈里发的旗帜之下，并向全世界发出号召……班那没有忘记提醒人们注意这一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和艰难险阻。但是，班那认为在这些阻力面前，有必要提及成功的种种因素。他说：“我们从事的是安拉的宣教事业，它是最高尚的事业；我们呐喊的是伊斯兰思想，它是最强大的思想；我们向世人提供的是古兰的法律，它是最公正的法律。的确，全世界需要这样一种号召，需要为这一号召铺平一切道路。感赞安拉，我们与个人利益无缘，我们只追求安拉的喜悦。我们期待着安拉的援助；安拉所援助的人是不可战胜的。我们的伟大事业，全世界对她的渴求，我们的崇高目的，以及安对我们的援助，是我们成功的因素。在这些因素面前，任何障碍将化为乌有。安拉对于其事务是自主的，但人们大半不知。”在《致青年》一文中，班那阐述了宣教事业的个人目标和社会目标，以及地区性和世界性的使命，然后说：

“青年们！安拉曾通过前人的努力实践了这一方针。你们并不比前人差，不要气馁，不要示弱，把安拉的话作为你们的座右铭：“有人曾对他们说：‘那些人确已为进攻你们而集合队伍了，故你们应当畏惧他们。’这句话却增加了他们的信念，他们说：‘安拉是使我们满足的，他是优美的监护者！’”“我们将培育我们自身，以便由我们中产生伊斯兰化的个人；我们将培育我们的家庭，以便产生伊斯兰化的家庭；我们将培育我们的人民，以便产生伊斯兰化的人民。最后，由这个人民中产生伊斯兰政府。”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走向既定目标，我们将凭安拉的意欲和援助到达目的地。‘安拉必定完成其光明，即使反信派不愿意。’”(古兰九：32)“我们为此储备了坚如磐石的信仰，永

不停息的工作，不屈不挠的意志，为主道视死如归的灵魂。”

班那就是以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给一度绝望的心灵注入信念和希望之光，使人们确信伊斯兰必胜无疑。班那屡屡强调伊斯兰胜利的许多证据，其中包括：1. 经典证据。如古兰经文：“使伊斯兰战胜万教。”(古兰九：33；四八：28；六一：9)“安拉必定完成其光明。”(古兰九：32)圣训：“这个宗教必将传播到世界各地。”等等。2. 历史证据。每逢患难，这个宗教就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已被平叛战役、十字军战争、蒙古人西侵等所证实。甚至作为战胜者的蒙古人后来自愿加入被战胜的宗教！3. 演绎证据。曾几何时，世界文明的权柄掌握在东方的埃及、印度、中国和波斯手中，后来文明的火炬通过希腊、罗马而转入西方，再后来通过伊斯兰文化转到东方，然后又转到现代的西方……目前，思想矛盾、家庭矛盾、社会矛盾、政治矛盾等正在从精神、文化上瓦解西方的机制。我们期待着文明之光再次回到东方。

(四)奉献。这是兄弟会所受的最突出的德育内容。也用“牺牲”来表达这一意义。即穆斯林兄弟为了伊斯兰的发扬光大，不惜自己的财产、时间和生命；用金钱、用体力甚至用鲜血和生命去支持宣教者，捍卫安拉的宗教。穆斯林兄弟的口号是：作山水献，让别人取益；全力播种，让他人收割；辛勤劳动，让人们歇息！尽管穆斯林兄弟们景况不佳，但是，由于这一内在情操，他们却能尽力献出宣教事业所需要的费用，执行组织的种种计划。甚至有人卖了自己的自行车，把钱捐给兄弟会总部及兄弟会在伊斯梅尔城的礼拜寺建设，然后每天晚上步行去六公里以外的总部，并步行回家。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兄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伊玛目班那(愿主慈悯他)发觉这位兄弟多次迟到，当问及他时，他表示歉意，并以其它原因加以搪塞，直至后来才真相大白。兄弟们十分钦佩这位兄弟的精神，大家一致决定买一辆新自行车送给他，以示对他奉献意识的敬意。这位兄弟名叫阿里·艾布尔拉，曾载于《宣教者的足迹》一书中。

## 体育领域

兄弟会没有对穆斯林兄弟的体育掉以轻心。身体，是一个人实现目标、承担两世使命的资本。穆圣说：“你对你的身体负有义务。”

兄弟会体育的目标是：

(一)促进健康，消除疾病。健康的体魄对于人的精神和智力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古人说：健全的理性寓于健康的体魄之中。同样，病态的身体会妨碍人肩负重任。所以，穆斯林兄弟十分重视卫生、预防及治疗，并远避一些不良习惯，如夜间长谈、吸烟等等；穆斯林兄弟应少喝咖啡和茶，并绝对戒烟。

(二)增强体质，保持活力，仅有健康的身体是不够的，穆斯林兄弟还应当是强阵有力、行动敏捷的人。穆圣说：“强悍的信士比较弱的信士更为优越、更为安拉所喜爱。”因此，穆斯林兄弟重视体育锻炼及各种健身运动，如跑步、游泳、射击等等。圣训曰：“应教你们的孩子学会游泳、射箭和骑马。”

(三)培养身体的耐性和强悍。仅有健康和强壮也是不够的；身体必须适应粗糙的生活，必须承受种种灾难的考验，时刻准备面对各式各样的生活环境，无论严寒与酷热，危难与安

逸，得与失，荣与辱……都坚贞不渝。常言道：艰苦奋斗，因为幸福不一定欠存。

因此，兄弟会定期举行各种运动会、体检、旅游、野营训练、夏令营等活动，以便锻炼穆斯林兄弟适应严酷的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坚忍不拔，在大漠的炎炎烈日、在山区的凄风苦雨中不屈不挠，在缺食少饮的困境中勇往直前……不仅如此，受训的穆斯林兄弟还有意识地把沙土或石子放入豆类食物中，让穆斯林兄弟适应艰难的环境和生活，以便勇于直面各种意外的状况。这种有时近于“残酷”的培训，在战斗打响、指挥员呼吁圣战的关键时刻，无疑具有深刻的影响。是的，花花公子是不会拿起武器迎向敌人的；冲锋陷阵的只能是坚定不移的男子汉。

同样，这补教育方针在兄弟们的牢狱生活中也显示了强大的威力。当时，他们在监狱中不堪下咽的饮食是刑法的组成部分；睡在不铺任何东西的粗木板和席子上是特有的“礼遇”；皮鞭是他们的“酬报”，酷刑是他们的“宪法”！但兄弟们却谱写了一曲曲信仰战胜淫威的壮丽凯歌！

## 吉哈德领域

体现兄弟会特色的另一教育领域便是吉哈德”教育。我在这里不用“军训”一词，因为“吉哈德”比“军训”含义更广、更深。“军训”是一种组织和训练；而“吉哈德”是一种信仰和情操，精神和奉献——同时不乏组织和训练。

在兄弟会以前，吉哈德的概念在伊斯兰教育中，在穆斯林的生活中几近销声匿迹。一般宗教团体，无论是苏菲的，还是非苏菲的，都对吉哈德教育不屑一顾；一般民族主义政党，只关心的是政治斗争；清真寺等场所的演讲家和教长们把吉哈德作为自己宗教职责以外的事看待……兄弟会的兴起，复活了吉哈德的思想，还原了吉哈德的精神，使吉哈德在其论著、报刊、杂志、讲演、会议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吉哈德成为他们诗歌中的不朽主题。哈桑·班那甚至把吉哈德作为十大盟约中的一项，并作为兄弟会的口号之一：“吉哈德是我们的道路；为安拉而死是我们的最大愿望。”

为了使人们时刻牢记吉哈德，兄弟会举行一些有益活动，其中包括纪念与吉哈德有关的伊斯兰事件，如白德尔战役、解放麦加等。为了复活吉哈德，兄弟会还专门指定一些穆圣生平方面的书让兄弟们阅读和学习。穆圣生平，乃是为主道连绵不断的奋战历程，因此，古时的穆圣传书籍称作《战史》；法学书籍中《吉哈德篇》称为《圣史篇》。为了强调被穆斯林们所忽视的吉哈德精神，规定穆斯林兄弟背诵并学习古兰的有关章节，特别是《战利品》章。

兄弟会的文化教育，普遍培养这种自尊、自强之感，这种奉献情操和牺牲精神，并在穆斯林兄弟的心中植入信士的军人风格，如服从领导、严守纪律、为了组织而牺牲个人利益……1948年，拯救巴勒斯坦的吉哈德打响的时候，这种吉哈德教育变成活生生的行动。

“吹吧，乐园之风！奔驰吧，安拉的战骑！”在响彻云霄的口号声中，兄弟会的战士们从四面八方踊跃报名参战，以获得在圣地参加吉哈德的殊荣，并向往两善之一：战胜犹太人，或为安拉捐躯。

我不会忘记我在团塔中学的同学阿布杜·瓦哈布·白塔努尼兄弟。当然，他日夜渴望去巴勒斯坦参加吉哈德，但两件事成为他实现自己参战愿望的障碍：

(一)他的母亲异常疼爱他，尤其是他父亲归真后更是不忍让他离开，何况是上战场呢？所以，母亲不同意白塔努尼同兄弟会志愿军一起赴巴参战，而白塔努尼是个孝子，他不愿未经母亲同意而去参加吉哈德。因此，我们同白塔努尼一起去见他母亲，向她谈述吉哈德的优越性，穆扎希德(战士)的地位，穆斯林先辈们的英雄事迹，以及先辈母亲们的根本立场，直到她热泪盈眶，同意儿子参战。

(二)兄弟会总部决定不允许中学生报名参战。这是鉴于他们。年龄太小。白塔努尼兄弟(愿安拉怜悯他)要求我们从团塔去开罗面见伊玛目班那，请求让他加入吉哈德队伍，尤其是提及他母亲同意之事。于是，我和艾哈迈德，安撒尔、穆罕默德鲁萨夫塔维二位兄弟去开罗见到了伊玛目班那，向他说明原委，在我们的再三要求下，班那同意白塔努尼兄弟加入兄弟会志愿军。我们的兄弟白塔努尼听到他被吸收的消息后高兴得跳了起来。我们曾向白希·浩里先生谈到此事，他说：“白塔努尼兄弟的纯洁心灵体现了舒海达伊(烈士)的风格，我每当见到他时，总觉得他的脸庞闪烁着烈士鲜血的光泽。”是的，白塔努尼获得了烈士的殊荣，在一次爆破任务中光荣归真。当时，他和另外两名兄弟奉命去炸毁犹太人的一座弹药库，当犹太士兵们进入库房，准备搬用武器时，他们点燃了早已放置好的炸药包，顷刻之间，弹药库化为一堆废墟，三位英雄也走上了归向安拉的烈士道路……

这种吉哈德精神并不为烈士白塔努尼一人所有。多少青年曾离家出走，去参加海克斯屯的军训；他们的父老们竭力想打消他们的决心，说服他们回家，但没有成功，于是心悦诚服地接受既成事实。父老们从心底确信：正信的精神正流动在这一代青年的血管中，正在重新铸造他们的气质，所以，只要为了安拉，他们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甚至部分青年激动地说：父老们！让我去吧，我已听到乐园的召唤声了！多少青年乘着货车，或步行穿越西奈半岛的沙漠，历经坎坷和艰辛，去寻找穆斯林兄弟的根据地。

多少男子卖了自己的家产，买回枪支和弹药，赴巴勒斯坦保卫伊斯兰圣地。多少妻子把自己的首饰献给丈夫，让丈夫变卖后用来武装自己。这些可敬的妻子们其实是以双重情操参加吉哈德：甘心放弃自己最昂贵的财物；情愿离别自己最可爱的丈夫。我至今还记得哈桑·特维尔——一位农民兄弟的故事。

他是兄弟会在巴斯尤尼分会的成员之一。他抛下自己的家眷、农作物而报名参加了志愿军。不仅如此，他还卖了自己的水牛，想用它的钱买武器去保卫众先知的土地。水牛对农民来说好比是商人的本钱，于是区领导人哈吉艾哈迈德·布斯对哈桑·特维尔说：“哈桑啊，你把牛留给家属吧！你已经把你的生命捧在手里参加吉哈德，这就足够了！让那些没有亲身参战的人捐献自己的财产吧。”哈桑深深懂得自己的宗教，他说：“安拉说了以你们的生命为主道作战呢，还是以你们的财产和生命为主道作战？安拉只买了我们的生命呢，还是买了我们的财产和生命，以赐予我们乐园？难道你们忘了安拉是怎样说的呢？——‘安拉确以乐园买下了信士们的生命和财产。’(古兰九：111)你们以为我们不付出代价就得到货物吗？”对于这种坚定的信仰，艾哈迈德不能再说什么。哈桑同战士们一起出发。战争结束后回到祖国，但等待他的不是鲜花与欢迎仪式，而是铁镣和牢房，以“奖赏”他抗击犹太复国主义的战功！

他在监狱中同西方的刽子手赛尔顿丁，信巴推的斗争事迹，值得穆斯林兄弟骄傲和自豪。

这种罕见的战斗精神，使得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提到穆斯林兄弟会志愿军的名字，或从远处一听到他们“安拉至大”的呼声就胆战心惊。当英勇的战士、军官麦尔鲁夫被俘后，犹太人对他：“我们怕的就是这些穆斯林兄弟会志愿军！”他问道：“你们为什么怕他们？他们人数不多，武器也很少呀！”犹太军官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从世界各地到这里是为了生存；而这些人到这里是为了殉教。贪生者和求死者怎能同日而语啊！”

兄弟会分遣队领导在战场上遇到的难题之一是：当把一个军事任务交给一个小分队或一个战士时，很难说服其他分队或个人留在后方；每个兄弟会战士都争先恐后地获取吉哈德的殊荣，最后竟以抽签或轮班的方式平息这种竞争。当指定一个小分队发动进攻的时候，小分队成员们欢呼“除安拉外没有受拜者”、“安拉至大”、“吹吧，乐园之风”！！卡米尔·谢里夫先生在其回忆录《巴勒斯坦战争中的穆斯林兄弟会》中写道：当青年战士阿布杜·哈米德，罕塔卜在戴尔阿兰战役中被要求留守军营时，他激动地失声痛哭起来。他再三要求首先让他上前线，直到获准加入突击队。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为安拉捐躯。

我听到过多少兄弟会战士的感人事迹：他们带着大小净进入战场，心中闪烁着信仰之光，口袋中带着古兰经，手中紧握冲锋枪。当他们中有人中弹时，就高呼“安拉至大”及作证词，并欢快地说：我的主啊，我多么渴望马上去见你，蒙获你的喜悦！有一次，一颗炮弹的弹片击中一名兄弟会战士的小腿，把它截为两段，兄弟们看到后不禁流泪不止。这位战士却微笑着看着自己断裂的小腿，吟诵起穆圣时代一位萨哈白(圣门弟子)的一首诗：  
只要我以穆斯林的身份被杀，

我不在乎我的尸体抛向何方。 那是为了主的荣耀，

在他意欲的时候， 他将给我的残肢断体增加吉庆与幸福！

在一次战斗中，排长穆罕默德·曼苏尔受了重伤，战士们停止进攻而去抢救他，他严厉谴责他们，让他们继续战斗。他觉得战斗强似他自己的生命。当他被抬到后方，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时候，他问的第一件事是：战斗打得怎么样？战士们安慰他：战斗顺利进行。他的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喃喃地说：万赞归主。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不断为自己的宗教、为自己的民族祈祷：“我们的主啊！求你援助我们的事业，实现我们的愿望……”直到心悦诚服地去见自己的主。

这些事迹，为我们再现了伊斯兰第一代精英的风格，它有力地说明：这个信仰共同体仍然在茁壮成长；开启这个共同体人格与尊严的钥匙是伊斯兰；伊斯兰是它英雄事迹的铸造者，是它巨大潜力的发掘者；鼓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不能唤醒这个共同体，不能复兴这个共同体。信仰的呼唤，伊斯兰的陶冶，才是它生命的源泉！卡米尔·谢里夫先生在其著《巴勒斯坦战争中的穆斯林兄弟会》中记述了许多历史事件和英雄事迹，应当把它讲述给下一代人，以便记取借鉴和教训。尽管谢里夫先生提到他所记录的只是个人的亲身体会。

巴勒斯坦战争中的埃及军队将官，如麦瓦维将军和萨迪格将军曾在关于“吉普车事件”的法庭上，见证兄弟会志愿军的功勋。这一见证，使信士们心花怒放，却使那些心中有病的人气急败坏。麦瓦维说：“穆斯林兄弟会夺取犹太人的地雷，在纳格卡沙漠中用它炸死炸伤犹太人。”

萨迪格说：“穆斯林兄弟会，是一支英雄的队伍；他们总是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天职。”在运河战役中，穆斯林兄弟会的英雄事迹和吉哈德精神得到又一次体现。这是一场驱逐英帝的战役。为此谢里夫先生又写成《苏伊士地下抗战》一书。

我相信人们不会忘记兄弟会的烈士们，特别是他们中的大学生，如欧麦尔·沙欣，艾哈迈德·麦尼西，阿德尔，戈宁等等。他们在大丘岭等战斗中，以自己的鲜血谱写了这样一个事实：自由不是由霸权主义“赐予”，而是用战士们的鲜血夺取。我们还须说明：兄弟会重视并实际从事武装斗争，他们在战场上献出了一批又一批的烈士，这些烈士中许多人是兄弟会的骨干和精英。虽然如此，但在兄弟会看来，这却不是吉哈德的全部内容。

他们从伊斯兰中学到：吉哈德的含义比“战斗”更为广泛，更为深远。如果说，同侵略伊斯兰任何一寸国土的人进行战斗是天命，同殖民主义卡菲尔斗争是神圣的宗教义务，那么，同伪信士、创异端者进行吉哈德，同暴虐者和犯罪者进行吉哈德同样是天命义务，其神圣性不亚于前者。古兰说：“先知啊！你当与不信主的人、伪信士进行吉哈德，你当严厉对待他们。”（古兰九：73）

有人问穆圣：“最高尚的吉哈德是什么？”穆圣说：“在暴君面前说真理。”其意是说，同内部的腐败作斗争，和抵抗外来侵略一样，二者都是天命，二者都是吉哈德。穆圣曾谈到那些言行不一、作奸犯科的行政官员，阐明受他们统治地穆斯林大众应尽的职责。穆圣说：“用手同他们进行吉哈德的人是信士；用口舌同他们进行吉哈德的人是信士；用心灵同他们进行吉哈德的人是信士。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信仰可言。”穆圣在这里指出，心灵的吉哈德——憎恶、愤恨、远离、绝交等吉哈德——是等级最弱的一种信仰，是针对无能用口舌进行吉哈德者而言；而口舌的吉哈德，则是针对没有能力进行吉哈德的人。

因此，吉哈德不仅仅是对付逆徒的，其方式也不限于刀剑。安拉明确地说：“先知啊！你当同逆徒和伪信士们进行吉哈德，你当严厉地对待他们。”（古兰九：73）对待伪信士，不是用刀剑，因为他们表面上仍被列入信士；对付伪信士的吉哈德是宣传、劝戒、以理服人及说打动人心的话。安拉说：“这等人，安拉是知道他们的心事的，故你当宽恕他们，当劝戒他们，当对他们说惊心动魄的话。”（古兰三：63）安拉对使者的训示更为明确：“你不要顺从不信道的人，你当借此古兰而与他们进行吉哈德。”（古兰二五：52）《准则》章中命令吉哈德的这节天启是麦加类章节，是在允许作战之前，更是先于命令作战的节文。

这便是大吉哈德，即坚持宣教，为宣教事业忍辱负重、万死不辞的吉哈德。这也是古兰《蜘蛛》章开头节文所包含的意义：“谁奋斗（吉哈德），那么他只是为自己而奋斗。而安拉是无求于全世界的。”（古兰二九：6）穆圣曾阐明同敌人进行吉哈德的种种方法和形式，他说：“用你们的双手、财产、口舌同多神教徒进行吉哈德。”

除此之外，还有同“奈夫斯”（私欲）的吉哈德，使之接受伊斯兰，实践伊斯兰，在伊斯兰宣传事业中持之以恒，直至获得两善之一。还有同撒旦（恶魔）的吉哈德。撒旦通过种种渠道从人体内部侵蚀人，如炮制一些质疑来迷惑人的理性；或激发人的种种物欲，来麻痹人的意志。所以，必须用信念的武器驱散质疑，用坚忍的武器挫败物欲，从而战胜撒旦——人类两种战场的敌人，通过坚忍和信念的羽翼，荣登世人表率地位。正如安拉所说：“我曾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为表率，当他们忍受艰难确信我的迹象的时候，奉我的命令去引导众人。”

(古兰三二：24)

这便是伊斯兰中广义的吉哈德，同时，这也是兄弟会理解并实践的吉哈德概念。伊斯兰宣教事业的一代宗师哈桑，班那在解释吉哈德时说：“我所说的吉哈德，是指永远存在、直到复生日的天命。即穆圣所言：‘谁没有出征，也没有举意出征，然后死去，那么，谁已经以蒙昧者的身份死去。’”

“吉哈德的起点是心灵的反感；吉哈德的最高等级是为主道作战。口舌的吉哈德、笔杆的吉哈德、手的吉哈德、以及在强权者面说真理都属于吉哈德的中间环节。”“只有进行吉哈德，宣教事业才会获得生命；宣教事业的高尚程度及影响范围，将决定吉哈德的规模及所要付出的代价，也将决定主道战士的优厚回赐。‘你们当为安拉而切实奋斗(吉哈德)’。”(古兰二二：78)

这种广义的吉哈德教育方针，使得兄弟会既为伊斯兰思想而战，又为伊斯兰国土而战。而且，“思想”是内容，“国土”是框架；“思想”是目标，“国土”是媒介。因此，兄弟会既反对国内的独裁专制，又反对国外的殖民侵略；既与世俗主义作斗争，又与霸权主义作斗争。他们觉得，侵犯伊斯兰国土的人和侵犯伊斯兰法律的人没有区别。所以，他们既投入解放国土的战斗，又投入实施沙里亚大法的战斗；他们在同犹太复国主义、英殖民主义的战争中流过血，同样在与挂着“穆斯林”名号的残暴统治的斗争中流过血。他们既在巴勒斯坦及运河的战场上贡献过自己的烈士，又在里曼图尔、格里尔、军事监狱等地的酷刑中牺牲过自己的勇士。许多国内外明显的或暗藏的势力，多少次想用金钱、地位收买兄弟会，想借此吞并这个组织，支配这个组织，但这些强大的势力没有在兄弟会及其领导人那里找到一个“听话的耳朵”，回答他们的是严辞回绝：“你们要以财产资助我吗？安拉所赐我的，胜过他所赐你们的。不然，你们为你们的礼物而洋洋得意。”(古兰二七：36)多少次，当这些势力发现诱惑不能凑效，就诉诸威胁，但威胁并不比诱惑更起作用，两种办法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些势力曾以血与火相威胁，曾把太阳放在右边把月亮放在左边相威逼，但这些一度生杀予夺的势力看到的只是兄弟会坚忍不拔、万难不屈的宣教精神。在阴谋消灭并铲除这一组织的种种势力面前所表现的这种不妥协精神，这种对伊斯兰事业毫不怠慢的气质，正是这个组织遭到接连不断的厄难的奥秘所在。

兄弟会在厄难以前的利诱和威逼面前没有动摇，在患难期间没有屈服，患难之后也没有气馁！他们以男子汉的坚忍不拔和英雄的不屈不挠实践了他们与安拉所结的盟约。他们中或许有人在白色恐怖中表现出一时的弱性，说出一些话，或写出一些文字，以和塔兀特取得谅解，从而廉价地摆脱专制者的迫害。“除非被迫宣称不信、内心却为信仰而坚定者。”(古兰一六：106)然而，他却坚信没有为库夫尔(不信)敞开心扉，没有为暴虐写过一句赞词，没有放弃自己的终极目标——伊斯兰……他们中如果有人这样做了，则事后马上追悔莫及，向主求饶，同时请求组织原谅，并独自双泪长流、默默祈祷。

## 社会领域

兄弟会所受的教育内容之一是：为社会谋福利，是穆斯林生活中使命的组成部分。古兰指出：这一使命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体现敬拜中与安拉的关系；第二部分体现正义行为



中与社会的关系；第三部分体现吉哈德中与敌人的关系。对此，安拉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应当鞠躬，应当叩头，应当敬拜你们的主，应当力行善功，以便你们成功。你们应当为安拉而真实地奋斗(吉哈德)。”(古兰二二：77-78)

穆圣的许多圣谕都强调这一概念，并且说明：凡是穆斯林，每天都有“税”或社会天课，由其财产中抽取，或由其身体、思想和语言中“交纳”。布哈里传自艾布穆萨：穆圣说：“每个穆斯林都有施舍的义务。”有人问：“如果他没有东西可施舍呢？”穆圣说：“自食其力，养活自己，同时施舍。”问曰：“如果他没有能力呢？”穆圣说：“帮助遇难者。”问曰：“如果他不能够呢？”穆圣说：“导人向善。”问曰：“如果他无能做到呢？”穆圣说：“自身不犯罪，也是施舍。”

因此，每一个“穆斯林兄弟”都是自己社会中的有用成员，他积极行善，导人向善；他憎恶罪恶，止人作恶；他周济穷人，帮助弱者；他教文盲知识，提醒疏忽大意的人；他震慑作恶的人，劝戒因忘记而犯过的人；他探望病人卢为亡人送殡，安慰亡人的家属；他款待孤儿，倡导给无产者饮食；他参与并提倡任何一种有益社会的工作……兄弟会各分部，犹如一个个社会建设部门，服务人民的中心。它为社会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服务项目，从教育到培训，从医疗到社会性关怀，从宗教指导到保健措施……

兄弟会各分部所属“社会慈善部”，建立许多诊所，以象征性收费为广大病患者服务，或免费为穷人治病；征集天课及施济品，分发给受受人；举办学习班，扫除文盲；创办学校，教人背诵古兰，授人各种知识；修建清真寺，使之起到敬拜安拉、指导社会的作用；组织人员排难解纷，解决社会矛盾……兄弟会关于社会建设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它直接源自伊斯兰本身对穆斯林个人与团体的根本原则。但部分人(如解放党)否定兄弟会的社会工作，以为这不仅会怠慢宣教事业，而且是一种无益的局部修补措施；并以为这种“修补工作”会使整个社会忽视伊斯兰国家的建立……

其实，这些人疏忽了一些重要事实：

(一)慈善事业，是穆斯林的职责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安拉的命令，我们在面前已引证了古兰、圣训中有关证据；穆斯林奉命行善，并导人向善，犹如他奉命礼拜、履行宗教功修一样。

(二)穆斯林，是自己社会肌体中的有机分子，他必须对社会有忧患意识，必须致力消除社会的痛苦，或至少参与减轻社会的痛苦；他只要有能力，就绝不会对饥饿者和病患者袖手旁观，见死不救。

(三)慈善工作本身，是宣教的一种；宣教需要口舌和笔杆，同样需要行善和社会工作。须知，这是基督教传教组织所竭力倡导的方法！

(四)社会中大量的成员，虽然不善思想和教育工作，却有一定的能量服务社会，所以，不应使这股力量白白流失。

## 政治领域

政治是兄弟会教育的重要领域之一。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政治,是指统治方式、国家制度、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国家与其他国家(穆斯林国家和非穆斯林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与殖民主义的关系等重要问题。在哈桑·班那以前,也即兄弟会成立以前,政治领域与一般宗教团体的兴致是格格不入的,也与它的思维和活动范围是绝缘的。甚至政治和宗教成为两种截然对立的概念,好象黑与白的关系一样;政治和宗教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或同时体现于一个团体中,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人们分为两类:宗教人士或政治人士。团体也为分两种:宗教团体或政治团体。

对宗教人士来说,涉及政治是哈拉目(非法),而对政界人士来说,涉及宗教则属大逆不道。同样,宗教团体不允许过问政治,政治团体不允许牵涉未教。有时候,或许容许政治干涉宗教,而宗教干涉政治则属罪该万死了。鉴于这一现实,在埃及和其他一些国家,出现了许多所谓纯宗教性质的团体,如苏菲团体及其他种种宗教组织,在它们的基本宪章中明确写上“与政治无关”一条。

与此相反的是另外一些与宗教无涉的团体,被称作“党”。如祖国党、民族党、华夫脱党、立宪党等。这些党派共同点是世俗主义,其理论和实践的基础是政教分离。这些政党都信奉的是狭隘的国家主义,竭力复活古代蒙昧主义意识,如埃及的法老主义,叙利亚的腓尼基主义,伊拉克的阿舒尔主义。没有信奉国家主义的政党,则信奉的是民族主义,如土耳其的突兰民族主义,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叙利亚的叙利亚民族主义等。

哈桑·班那当时的使命是进入激烈的社会战场,去鞭达宗教与政治的错误关系说。这些关系说首先产生于愚昧无知和个人私欲,加之殖民文化的助纣为虐,使之根深蒂固。要击退错误的思想,必须阐明正确的思想:伊斯兰包罗生活的一切领域;政治是其中之一。古兰和圣训证明着这一事实;穆圣、穆圣的战友及伊斯兰伍麦十四个世纪的历史证明着这一事实!

伊玛目舍希德班那针对这一问题说过许多话,为穆斯林兄弟所铭记。他在一篇讲演中说:“如果有人问你们:你们的目标是什么?你们回答:我们的目标是穆圣传给我们的伊斯兰。政府是伊斯兰的组成部分;自由是伊斯兰的天命律例之一。”

“如果有人对你们说:这是政治!你们回答:这正是伊斯兰。我们不承认这种分类!”穆斯林兄弟会政治教育的基本支柱是:

(一)提高穆斯林兄弟的政治觉悟,使他们强烈意识到:驱逐殖民主义、解放伊斯兰国土,是穆斯林的天义务。首先解放小祖国——尼罗河畔的埃及和苏丹,然后是从大西洋到海湾的阿拉伯大祖国,最后是从印度尼西亚到摩洛哥的伊斯兰祖国。这种对“祖国”的界说,是哈桑·班那首次提出的。这种理解,拓宽了穆斯林兄弟的视野,使他看到的不仅仅是阿拉伯民族,而是东西方的整个伊斯兰伍麦;他不再象当时的一般政党一样,把自己圈入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范围之中。

因此,埃及的兄弟会十分重视自己国家的事业,当时这一事业集中体现在驱逐英帝、统一埃及和苏丹。兄弟会为此在埃及各省市举行大型会议,促使人民认识到自己对祖国应承担的义务。可以说,我以前没有正确认识祖国事业的意义,直到听了哈桑·班那在团塔会议上的解释,我才真正懂得了它的内涵。在许多会议上,伊玛目舍希德不仅阐明了穆斯林兄弟解放国家的目标,而且还阐明了种种方法和媒介,如去国际组织请愿、赢得国际舆论、抵

制殖民商品、实施经济断交，直到武装起来，宣布圣战……要么自由地活着，要么以舍希德(烈士)的身份死去!

我还记得伊玛目班那在大会上谈到经济制裁的影响。他指出，埃及人民是洁身自制、坚忍不拔的人民，是有能力拿起经济断交这一武器的。他列举了近代以来伊斯兰伍麦在这方面的实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哈桑鲁班那当时说：“我们要为人民拿出伊玛目伊本哈子姆的法塔瓦(决议)，即：多神教敌人都是污秽物，不准接触，也不准交往。‘多神教徒只是污秽物。’”(古兰九：28)

哈桑班那还要求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以及全埃及的穆斯林人民，在每番拜最后一拜鞠躬起来时念“避难祷词”(古努特)，祈求安拉解除穆斯林的患难和危机，以遵从穆圣的圣行——穆圣在拜中每每祈求安拉惩治多神教侵略者，援助受难的穆斯林。没有比丧失自由和独立，让卡菲尔骑在穆斯林头上更大的厄难了。因为安拉说：“尊荣只是安拉和使者以及信士的。”(古兰六三：8)“安拉绝不信道者对信道的人有任何途径。”(古兰四：141)伊玛目班那专为这种古努特祈祷写了祷文，让礼拜者念它。我曾在拜中常念这一祷文，所以时隔三十多年后我仍记得这一祷文：“主啊，全世界的养主，安慰恐惧者的主，凌辱傲慢者的主，打击霸权者的主，求你接受我们的祈祷，答应我们的呼救。主啊，你知道，这些英国侵略者已经占领了我们的国土，剥夺了我们的权利，他们在我们国家横行霸道，作恶多端。主啊，求你粉碎他们的阴谋，解除他们的武装，凌辱他们的国家，从你的大地上驱逐他们。主啊，以你万能、强大的德性惩罚他们及其同伙。主啊，不要给他们任何一条途径来伤害你忠实的信士和臣民。”

至此，国家大事不再是穆斯林兄弟的业余所好，而是他的整个意识不可分割的部分。无论他在家，还是在清真寺里，无论他独自一人，还是和大众在一起，祖国事业时刻伴随着他，成为他心中活生生的、永不熄灭的火焰。因此，英国侵略者最怕的是这些“宗教极端分子”，最怕的是民族感情转化为燃烧的伊斯兰意识，使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甚至根本不计较碰上了死亡，还是死亡找上门来!

毫无疑问，伊斯兰运动及其奠基人这种罕见的信仰情操，是那些世俗主义、民族主义政府对它实施阴谋的主要因素。1948年，英、美、法等国大使在运河英国军事基地法因迪举行秘密会议，要求当时的努格拉西首相解散穆斯林兄弟会。“主子”的要求即得到满足。这便是兄弟会关于“小祖国”尼罗河畔的部分教育轮廓，但这没有影响他们去关心阿拉伯国家以及整个伊斯兰祖国的事业。这些事业中的头等大事无疑是巴勒斯坦事业。它是众先知的诞生地，天启使命的摇篮，穆斯林两个朝向中的第一个，第三圣寺所在地。兄弟会很早就关注巴勒斯坦问题，每每强调它的重要性。他们散发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传单、小册子，在他们的杂志中开辟专栏涉及这一问题，并为巴勒斯坦问题召开多次会议。他们利用纪念11月2日《贝尔福宣言》的机会，组织游行示威，以引起人们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广泛关注。谁看看兄弟会在三十年代的旧杂志，会发现兄弟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高度责任感。

当兄弟会成员对巴勒斯坦问题具明确的立场和活生生感受的时候，埃及的一般老百姓尚对此麻木不仁，他们根本不曾注意和他们相邻的虎视眈眈的犹太侵略者的危险!甚至当时有人问及埃及首相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看法时，他竟回答：我是埃及首相，不是巴勒斯坦首相!伊玛目舍希德常常进行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演讲和讲座，并在兄弟会日报上发表充满激情的文章，如《怎样去“死”》《“死”的艺术》《吹吧，乐园之风》，等等。这些演讲和文

章，铸造着战士的心灵，去迎接那无可怀疑的日子。当战斗打响、呼唤者高呼参加吉哈德的时候，这种教育结出了累累果实：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兄弟会青年，甚至老人，踊跃报名，去参加保卫圣地的吉哈德。他们为主道浴血作战、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是犹太人本身更为熟悉的！

兄弟会没有忽略叙利亚、黎巴嫩等东方阿拉伯国家的事业，也没有忽视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北非国家的事业；兄弟会总部当时堪称是这些国家解放运动领导人之家。其他伊斯兰国家，如印尼等国的事业也莫不如是。尽管兄弟会距这些国家万里之遥，但他们却把这些国家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积极在这些国家里复活伊斯兰意识，复兴伊斯兰思想。

(二)让人们意识到：建立伊斯兰政体，既是法定天命，又是人类急需。为什么说这是法定天命呢？因为安拉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同时规定：在一切生活事务中，必须以安拉的判例和使者的判例为依归，而没有让他们仅凭内心的信仰去作自由的选择。关于统治者，安拉说：“凡不以安拉所降示的经典作判决的人都是不信主的人。”“凡不以安拉启示作判决人的都是不义者。”“凡不以安拉启示统治者都是坏分子。”(古兰五：44，45，47)

关于被统治者，安拉说：“以你的主发誓，他们绝没有信仰，除非他们要求你裁判他们之间发生的是非，然后他们心中不存在任何不满，并完全接受你的判决。”(古兰四：65)关于全体人民，安拉说：“当‘安拉及其使者决定了一件事的时候，信道的男女对于他们的事，不宜有选择。”(古兰三三：36)“当信士被召归于安拉及其使者以便他替他们判决的时候，他们只应当说：‘我们已听从了。’这等人确是成功的。”(古兰二四：51)

为什么说建立伊斯兰制度是人类急需、民族所求呢？因为伊斯兰伍麦，以及整个人类，经历了一切人为的哲学和人为的制度，它们并没有给人类带来他们所希望的美好生活，而使人类的一切美好愿望和理想化为泡影：个人丧失了心灵的安宁；家庭丧失了有机纽带；社会丧失了机制与平衡；全世界失去了和平与稳定……人类急需一种新的医疗——它既能医治人类的旧疾，又不会给人类带来新病。

这种良方只能是伊斯兰——安拉在其中均衡了现世的利益和后世的利益、肉体的需求和精神的渴望、人的权利和安拉的权利、个人自由和社会利益……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她是创造主为被造物制定的生活大法：“创造者既是玄妙而且彻知的，难道他不知道被造物的秘密吗？”(古兰六七：14)哈桑·班那在每篇文章和讲演中强调这一基本原则：实施古兰的律例，建立伊斯兰国家，同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思想作坚决的斗争。基督教的圣经里说：“把凯撒的物归于凯撒；把上帝的物归于上帝。”所以基督教的律例中允许政教分离，但是，伊斯兰决不允许政教分离。因为伊斯兰不接受那种肢解生活和肢解人的作法，而是认为：凯撒以及凯撒的物，全部生活、全部人，统统属于强胜、独一的安拉。

伊玛目班那在《致青年》一文中说：“我们要实现的伊斯兰政府是：它把人民引向清真寺，然后通过这一拜主的人民把世人引向伊斯兰的正道。当初的伊斯兰政府，就是通过艾布·白克尔、欧麦尔等圣门弟子领导世人的。因此，任何不建立在伊斯兰基础上的政体，是我们所不接受的。我们不承认这些政党以及这些盲从西方的政体；是不信主的逆徒、伊斯兰的敌人把它强加给我们的。我们将全方位地复兴伊斯兰统治制度，在这个制度的基础上组合伊斯兰政府。”在《第五届大会报告》中，哈桑·班那进一步明确阐述了这一问题，并就“兄弟会对统治制度的态度”人们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他说：

“另有些人问：兄弟会有组合政府、要求统治的目标吗？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媒介是什么呢？我不想使这些询问者困惑不解。我要说：穆斯林兄弟会将在一切步骤、计划、活动中遵循他们所理解的伊斯兰原有的宗旨。关于他们对伊斯兰的理解，在这一报告开头已经阐明。兄弟会所信奉的伊斯兰，把政府作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既依赖行政手段，又依赖教诲和指导，第三位哈里发奥斯曼说过：‘安拉要用政权制止用古兰所不能制止的东西。’穆圣把统治作为伊斯兰的权柄之一；在我们的非格亥经典(法学经)中，统治被列为信仰、原则的范围，而不是法律细则和生活细节。伊斯兰是统治和执行，立法和教诲，法律和司法。这一切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个伊斯兰改革家，如果只满足于成为一名教法学家，只是确定候昆(律例)，口诵伊斯兰教义，罗列细则和原则条文，而让行政者为伍麦制订不经安拉允许的律例，并用强权使伍麦违反安拉的命令，那么，其结果必然是这位改革家的一切努力化为泡影”。 “如果伊斯兰改革家们发现执权者遵从安拉的命令，执行安拉的法律，传达安拉的启示和穆圣的圣训，然后他们满足于劝教、指导的水平，那么，这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目前的现状是：伊斯兰法与现行法律格格不入，这种情况下，如果伊斯兰改革家们怠慢对统治的要求，则是对伊斯兰所犯的罪行，赫免这种罪行的唯一途径是行动起来，把行政权由那些不执行伊斯兰法律的人手中夺回。这种不容含糊的语言，并不是我们自行杜撰的；我们只是在确定伊斯兰原有的律例。基于这一点，穆斯林兄弟会并不是为自身谋求统治权，如果他们从伊斯兰伍麦中发现有人准备承担这一重任和信托，要求古兰方针下的统治制度，那么，兄弟会是他的队伍和支持者；如果他们没有发现有人这样做，那么他们将按照自己的方针要求建立伊斯兰政体，他们将努力使政权摆脱一切不执行安拉命令的政府。” “所以，兄弟会有自己的远见灼识和坚强意志，在伊斯兰伍麦目前这种状况下，他们不会急于谋求建立政体。必须有一个相当的时期，用来宣传兄弟会的原则，使之普及人间，使人民由这些原则中学会怎样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在这里，我们必须说明的一点是，穆斯林兄弟会没有从同时代的任何政府中看到有人承担这一重任，或作好正确的姿态来援助伊斯兰思想。让伊斯兰伍麦认识这一现实，并要求他们的统治者落实自己的伊斯兰权利；让穆斯林兄弟会为此而不懈工作吧！” “我要说明的第二点是，没有比以下认识更荒谬的了，即以为穆斯林兄弟会曾在某个时期是某一政府的附庸，或执行的是他人的目标，或奉行的是他人的方针。让兄弟会的以及非兄弟会的兄弟认识这一事实。”

不仅如此，在这一综合性报告中，哈桑·班那(愿主喜之)坦率地阐明了兄弟会对使用武力或发动群众性革命的看法，他说：“许多人询问：兄弟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有使用武力的动机吗？兄弟会在考虑对埃及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发动一场革命吗？我不想使这些询问者处于迷茫的境地。我想乘此机会作一毫不含糊的公开答复，让感兴趣者倾听吧。”

“力量，是伊斯兰一切制度和法律的标志，古兰明确呼吁：‘你们要为他们而准备力所能及的力量和战马，借此震慑安拉的敌人和你们的敌人。’(古兰八：60)穆圣说：‘强悍的信士胜于孱弱的信士。’甚至力量是伊斯兰在祷词中的标志——尽管祈祷是谦恭、宁静的特征。你听听穆圣自己向安拉默默祈求、并把它教给圣门弟子的祷词：‘主啊，我求你保护，免除沮丧和忧愁；我求你保护，免除无能和懒惰；我求你保护，免除胆怯和吝啬；我求你保护，免除债台高筑和强人欺凌。’难道你没看到，在这些祷词中，穆圣求安拉保护，免遭一切弱性的特征——表现于沮丧、忧愁中的软弱意志；表现于无能、懒惰中的孱弱经营；表现于胆怯、吝啬中的经济拮据；表现于债务、受欺中的尊严与荣耀弱性……跟随这个宗教的人，难

道不是万事中的强者，其整个人生的口号便是‘力量’？所以，穆斯林兄弟会必须是强者，必须采取有力的行动。“但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要远远超乎那种肤浅的想法和草率的行动。因为他们深知：第一等级的力量乃是信仰和信念的力量，其次是团结和组织的力量，然后是武器和装备的力量。一个团体只有具备了这三种力量，才堪称是‘强有力的组织’；如果一个团体制度紊乱，组织涣散，信仰泯灭，却使用武力，那么其结局只能是灭亡。这是其一。其二，尽管力量是伊斯兰的标志，但伊斯兰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主张使用武力呢，还是为此规定了一些法定的条件？其三，武力是第一良方呢，还是最后的苦药？人们应当在使用武力与其后果之间作权衡呢，还是先使用武力而不管其结果如何？这是兄弟会在诉诸武力之前对武力的看法。革命是力量的最残酷的表现形式，兄弟会对革命的观点是细微而深刻的。尤其是埃及已尝试了许多的革命，其结果只是你们所看到的这个现状。在陈述了我们对武力和革命的基本观点之后，我要对这些询问者说：如果兄弟会看到其他力法没有数果，并且他们坚信已经完成了信仰和组织的建设工程，那么，他们会使用实际力量的。当他们使用这一力量的时候，将是开诚布公、自尊自爱的。他们将首先发出警告，然后耐心等待，最后光明正大地诉诸武力。他们将心悦诚服地接受自己这一立场的一切后果。至于盲目的暴力革命，兄弟会不去想它，也不依赖它，不相信它的好处。尽管兄弟会对埃及以往每个政府公开说：如果现状这样持续下去，执政者不采取急救措施，那么，这必然导致一场革命——它不是来自兄弟会，而是采自现实的压力以及对改革措施的玩忽职守。这些日益严重、渐趋复杂的社会危机，只是这一革命的警告之一。让执政者赶快行动起来吧！”

(三)让穆斯林意识到：伊斯兰伍麦的团结统一是法定天命。它即是宗教天职，又是现实需要。说它是天命，是因为安拉把穆斯林作为“统一的伍麦”，他们情同手足，同仇敌忾：“这确是你们的统一的民族，我是你们的主，故你们应当敬畏我。”(古兰二三：52)

伊斯兰规定：穆斯林无论在哪里，他们的国土如何广阔，也要有统一的伊玛目(领袖)。伊玛目是他们的国家元首，是他们统一的象征。甚至穆圣说：“谁没有和伊玛目结盟而死了，则是蒙昧式的死法。”(穆斯林圣训集)说这种团结和统一是现实所需，是因为团结就是力量，分裂便是孱弱；一块土坯弱不经风，千万个土坯彼此相接，筑战坚不可摧的长城。

因此，我们看到伊玛目班那强烈呼吁伊斯兰的团结和统一，呼吁穆斯林严肃认真地致力哈里发制度的重建。伊玛目利用一切时机强调这一思想，使之植根于穆斯林的心灵之中，伴随他度过一生。哈桑·班那认为，号召伊斯兰的统一，与号召阿拉伯国家的统一并不矛盾，关键是正确理解，使之各得其所。

在《第五届大会报告》中，班那阐明了国家、阿拉伯、伊斯兰三种等级的“统一”概念，以及伊斯兰对这些“统一”的立场，也即兄弟会对它的立场，他说：“伊斯兰为穆斯林制定的责无旁贷的天命之一是：每个人为自己的国家谋福利，为祖国的事业忘我工作，为自己的民族贡献自己的一切。他的慈善行动从最近亲属开始，然后是近邻，从而辐射。甚至伊斯兰不允许把天课转移到旅行者可缩短拜功的路程——除非有必要那样做。这样是为了使就近的人受益。每个穆斯林奉命堵住自己身边的缺口，为自己的祖国尽职尽责。因此，穆斯林是爱国情感最深的人，对祖国人民最有裨益的人，因为这是由全世界的主制定给他们的天命义务。穆斯林兄弟会最珍视自己祖国的利益，最乐意为自己的民族服务，他们希望这个伟大而可爱的国家繁荣昌盛，自尊自强，万事如意。曾几何时，由于众多的历史背景，伊斯兰各民族一度达到这一崇高的境界。”

“其次，伊斯兰复兴于阿拉伯，借阿拉伯人传播到世界各民族，古兰由明确的阿拉伯语降示，许多民族借古兰统一成阿拉伯民族，许多的民族集合在阿拉伯语周围。不过，当时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穆斯林！圣训曰：‘当阿拉伯人低贱的时候，伊斯兰也低贱了。’当国家政权由阿拉伯人转移到其他人，几经辗转后，以上圣训得到了证实。因为阿拉伯人曾经是伊斯兰的卫士和中坚力量。我要提醒人们注意的是，穆斯林兄弟会对阿拉伯的态度诚如穆圣所言：‘真的，阿拉伯语是真正的语言。’因此，阿拉伯的统一是恢复伊斯兰的尊严、重建伊斯兰国家的必要步骤之一。每个穆斯林应当致力阿拉伯的统一事业，支持并援助这一事业。这便是穆斯林兄弟会对阿拉伯统一事业的立场。”“我们还要重申我们对伊斯兰统一事业的态度。实际上，伊斯兰作为信仰与功修、祖国与籍贯的统一，已经消除了人们之间种族和民族的分隔。安拉说：‘信士们都是兄弟。’（古兰四九：10）穆圣说：‘穆斯林是穆斯林的弟兄’。‘穆斯林肝胆相照，情同手足，同仇敌忾。’”

“伊斯兰不承认地理界线和血统区分，她认为穆斯林是一个统一的信仰共同体；伊斯兰世界是统一的祖国，无论国与国之间如何遥远，边境线如何漫长。穆斯林兄弟会珍视这一统一，信奉这一联盟，并致力穆斯林目标的统一、伊斯兰兄弟情义的巩固。他们宣布：他们的祖国是口诵‘除安拉外没有受拜者，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的穆斯林居住的每一寸土地。”有一些悲观主义者和泼冷水者，否认统一穆斯林的可能性，他们说什么：这是徒劳无功的，致力这一统一的人应当为自己的民族奔波，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哈桑·班那认为这是怯弱的语调。他说：

“这些民族以前在一切事物中是支离破碎的：宗教、语言、情感、理想……是伊斯兰统一了它们，并把它们的心灵集合在统一的目标上。伊斯兰依然是伊斯兰。如果伊斯兰发现她的儿女中有人勇于承担宣教使命，在穆斯林中更新伊斯兰，那么，她将重新统一这些民族。重建比创建容易，实践是最好的证明。”“显然，穆斯林兄弟会尊重自己的民族，认为民族复兴是全面复兴的第一步，他们不认为每个人为自己的祖国服务、把祖国利益看得比外国高尚是一件坏事；其次，他们支持阿拉伯的统一，认为这是复兴的第二环节；然后，他们为伊斯兰联盟而努力，认为这是伊斯兰大祖国的完整系统。我还要说明，兄弟会的目标是为全世界谋幸福，他们呼吁世界的统一，因为这是伊斯兰的总体目标，是安拉如下启示的内涵：‘我派遣你，只是为了怜悯全世界。’（古兰二一：107）

“在作了以上阐述以后，我觉得没必要说明这些‘统一’之间不存在矛盾。这些‘统一’是互相维系、相辅相成的。如果有些人把民族主义作为武器，去消灭其他的统一意识，那么，穆斯林兄弟会不会同他们站在一起。或许这是我和许多人的区别。”“最后我要阐述穆斯林兄弟会对哈里发制度的立场。兄弟会认为，哈里发制度是伊斯兰统一的象征，是伊斯兰民族的纽带，是伊斯兰的标志之一。穆斯林应当考虑并关注这一问题。哈里发负有执行安拉沙里亚大法的重任。因此，圣门弟子们首先研究了哈里发的任选问题，然后才料理安葬先知的遗体。

圣训中提到必须拥立伊玛目，并解明有关伊玛目的详细律例，它无可怀疑地证明：自哈里发制度被歪曲乃至最终被废除后，穆斯林应当考虑重建这一制度。穆斯林兄弟会把哈里发思想、重建哈里发的工作视为他们的首要方针之一。然而他们认为，这需要许多必要的前提；重建哈里发的直接步骤，必须经过其他不可逾越的有关程序。”这是兄弟会政治教育的轮廓。它是一种全新的教育，与许多党派、政治组织的教育大相径庭。

兄弟会的教育，是地道的伊斯兰教育。她的内容和成份只源自伊斯兰。她是一种积极的、有远见的教育，她的是理解而不是草率，是实干而不是空谈，是建设而不坏，是无私奉献而不是个人欲望和个人利益。

## 结束语

我的读者兄弟，你决不要认为我在声称穆斯林兄弟会是纯洁的天使，或无罪的先知。兄弟会和其他人一样是平凡而普通的人。他们有对也有错。他们有清醒的时候，也有失足的时候。他们象这个奉命护持天经的伍麦中的其他成员一样，“他们中有自欺的，有中和的，有奉安拉的命令而争先行善的。”（古兰三五：32）所以，如果你看到兄弟会中有人只知道伊斯兰的名称或只知道古兰的字样，你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在一段时间，尤其是五十年代初，响应兄弟会并加入兄弟会的人剧增，超越了当时组织教育的能量，以至许多人没有受到系统的伊斯兰教育。由于兄弟会把自己视为医疗社会疾病的“医院”，所以尽管看到一些人的行为不符合穆斯林的标准，也没有一概拒绝他们的一片热忱。

我们不应忘记，兄弟会运动的鼎盛时期，许多别有用心的人加入兄弟会，他们口头上信奉伊斯兰，而内心却没有归信。他们的目标只在于今世的浮华。这种人，第一种思想，每一个社会都有，甚至穆圣时代的美地纳社会也不例外。谁如果声称兄弟会的社会是十全十美的社会，那么，谁就不了解兄弟会，不了解现实，也不了解历史。

我们只能说：穆斯林兄弟会整体，代表了那个伍麦的精英，他们思想远大，心灵纯洁，道德高尚，行为规范；他们忠于安拉的宗教，为人博爱无私；他们热衷伊斯兰事业，努力恢复伊斯兰的尊荣，实践伊斯兰的法律，确立伍麦的领导地位。然而，我们同时还须说明，五十年以来，兄弟会所采取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媒介，有很长时间结出了果实，产生了效应。但目前应根据实际经验，重新对这些媒介予以探索，加以充实、发展或改革。

半个世纪的经历，世界和地区形势聚变，观念更迭，人们的思想日新月异。在变化莫测的世界里，让一切旧有的东西原封不动是不可能的。伊斯兰既确认目标和原则的稳定性，又确认媒介和途径的灵活性。“我的成功全凭安拉的援助，我只信赖他，我只归依他。”（古兰一一：88）